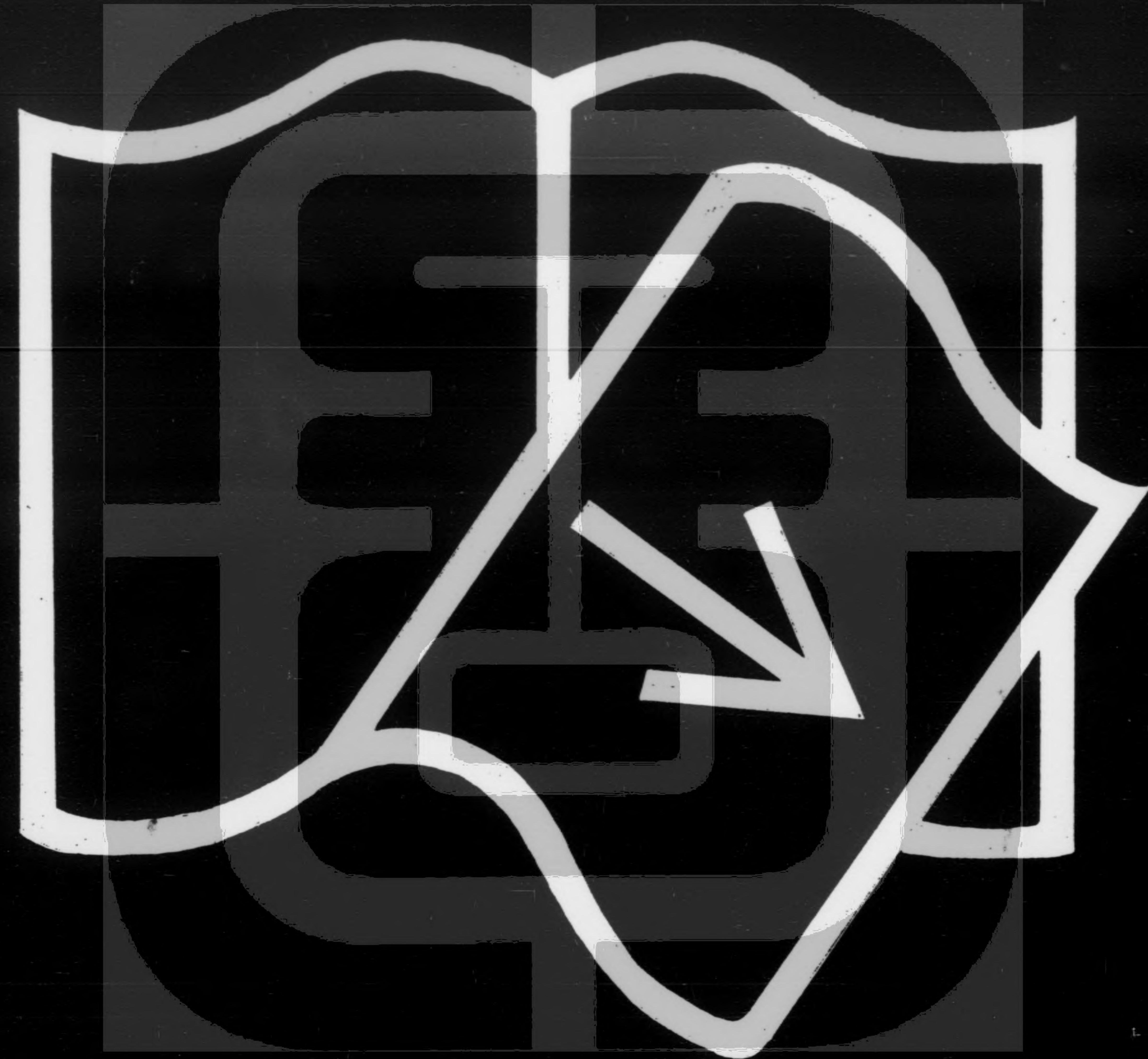


程



原件短缺

誌則所言表夫遭亂與其
保護周旋者多不備至要皆
微之自己實事則其後之踰
東家牆而適所欲者其為
微之奇疑也獨微之後自娶
常而崔公竟適他人與記中

成婚還御者不同然悲歡離
合傳奇不可缺一其誣而合也
亦多矣亦久矣何足深辨余
獨愛其詞旨婉麗則用襟
豁緒之傀儡也音調諧遠則
引商激羽之指南也雅俗兼

收則援古證今之珠肆也情
興逸宕則破拘摘寧之斧
斤也君子取節焉可也第其
窮妍極態則踰檢蕩制者
將奮袂矣鉤挑引攝則穿
穴隙窺者將攘臂矣傳奇

通簡則驤蜂驟蝶若將塞
途矣此余所病其為宣淫
導欲之囹窟也雖然有說焉
蕭寺非孀豎寄跡之處僅
寓非佳冶截身之所臨園
割愛之舍則額珠弭覲覲之

端飲盟無共席一之觴則窺
香杜目成之實木朽而姪生
之罅不室而堤防隨之自古記
之矣然則攬西廂者宜奈何睹
佛殿之相逢則琳宮梵宇窈
窕毋投足可也戒食言之啟

則知輕諾詭盟非防微杜漸之道也懲杯酒之釀奸則男女之分慎不可以中表戚屬而輕於聚會也睇徃來之情詞則下婢之賤慎不可以僮僕慧捷而使得參貳於閨姝之

側也余謂惟君子為能森嚴亦惟君子為能懲創此之謂也蓋以古人立教之意出人而非直以傳奇為傳奇也海虞周子鍾情歌曲尤於西廂一集企慕之一日手是編謂予

曰崔張奇傳倡自元微之家
王性之辨可証然而是集有
南北之分焉董解元王實
甫演為北調李日華陸天池
演為南調此四君者轄字東
白磨韻諧聲能發微之所

未發其詞大抵一蹶躓婉麗
矜意念蓄才藻高華蓋缺
一不可者余見今之輕儇子弟
惟拾艷媚新詞冀以炫耳目
娛心志毫不諳作者勸懲大
義名流校正始末徒以崔張奇

過後為美譚詎知聖人刪詩
不廢淫風則古人立教常寓
意於音聲外也以故赤水屠
先生為當世博洽君子於西
廂訂証松閱蓋不以曲詞直
視之也然訂正者非一人張雄

飛得董本而較金在衡得實
父本而較梁少白得日華本而
較余以為非直能訂補掇傳
奇中之雅調也觀者能會作
者之意則庶幾得古人立教之
旨矣此西廂合併也較既成矣

子其為我序之因書此以弁
諸首

萬曆庚子仲繩十有六日吳郡
冷然居士張鳳翼伯起撰

嚴材伯梁書

新鐫西廂合併圖像目錄

第一 生別白馬

第二 佛殿奇遇

第三 墻角聯吟

第四 飛虎圍寺

第五 法聰出戰

第六 紅娘請晏

第七 絃裏傳情

第八 乘夜踰墻

第九 鶯娘赴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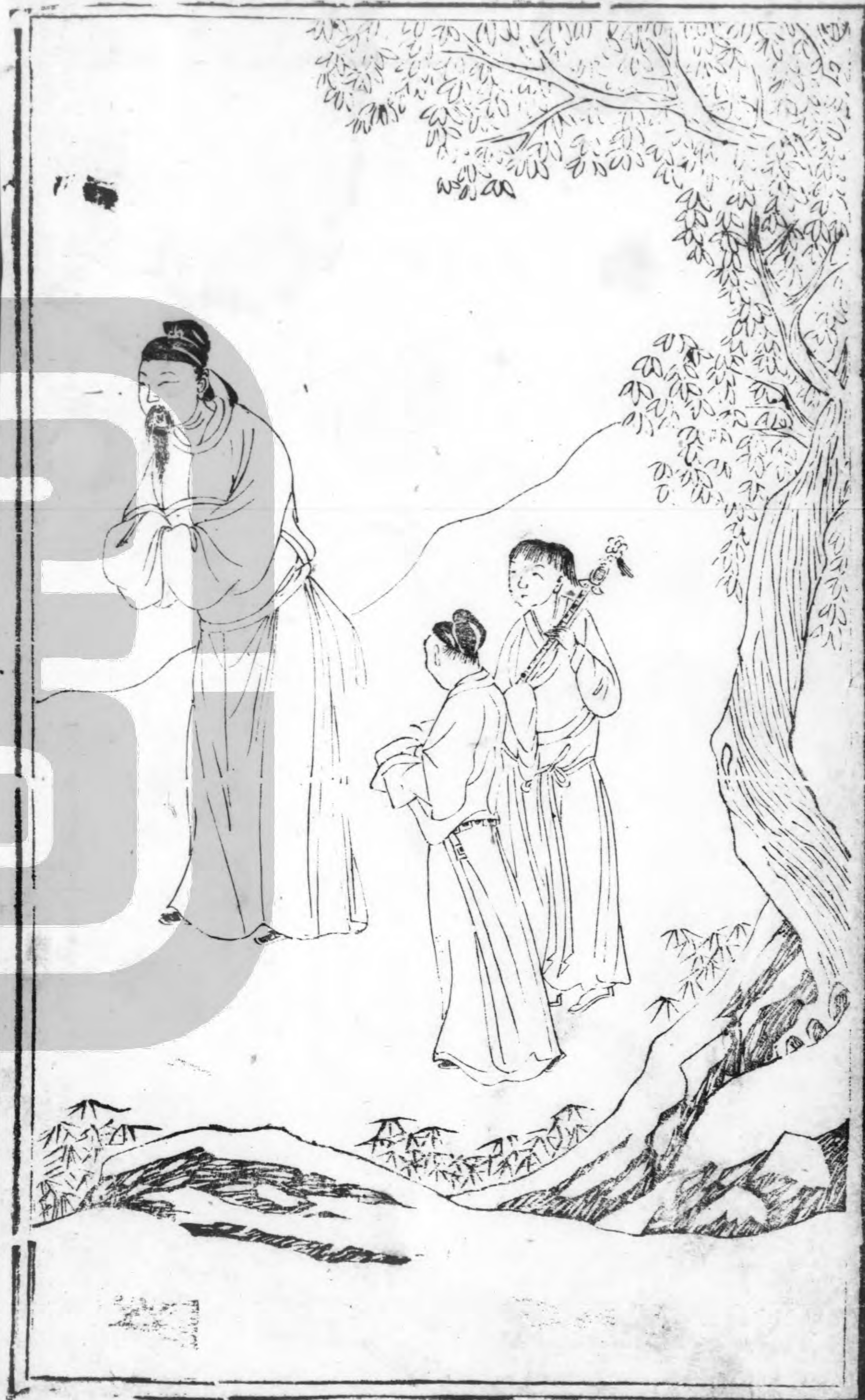
第十 張鶯盒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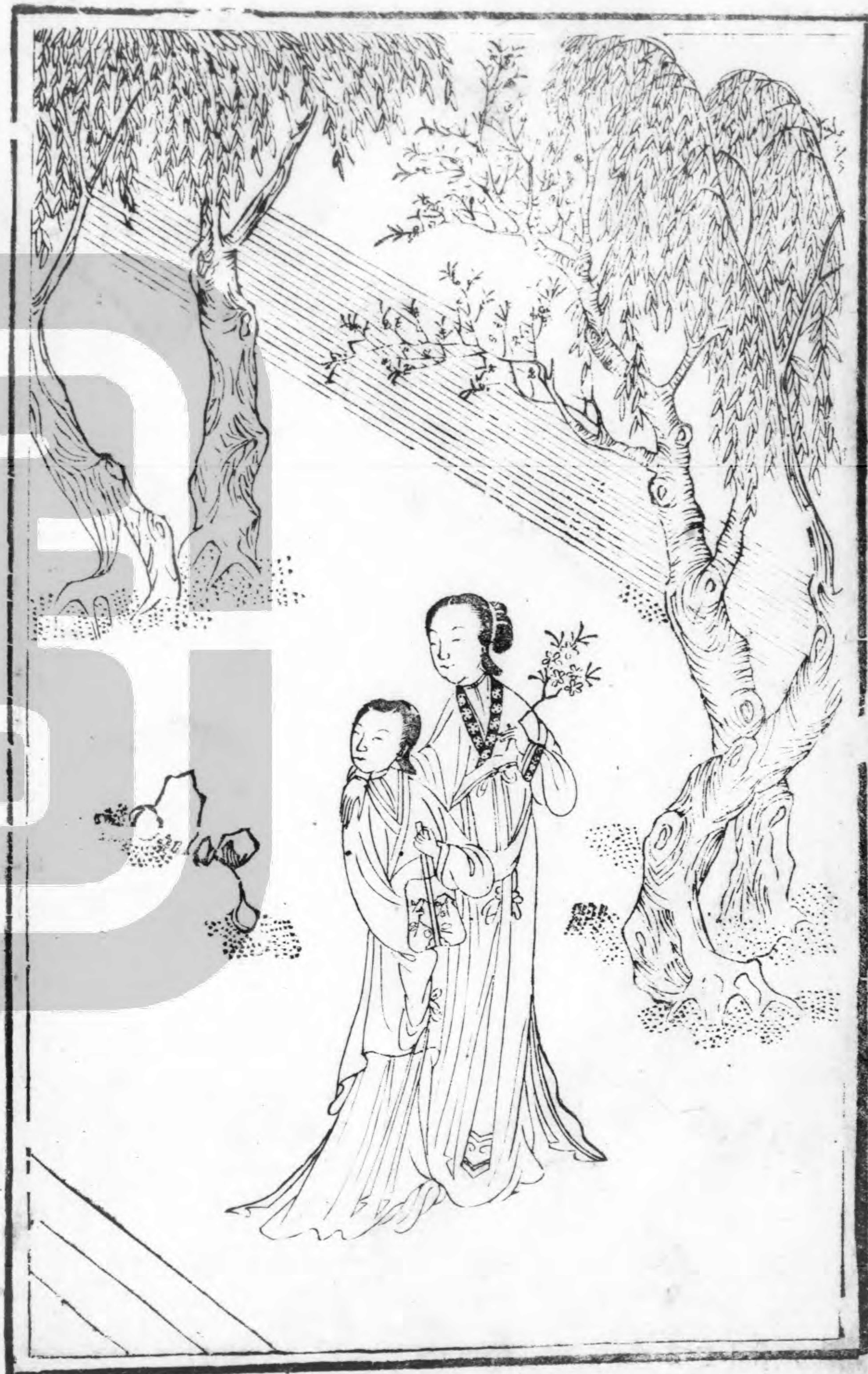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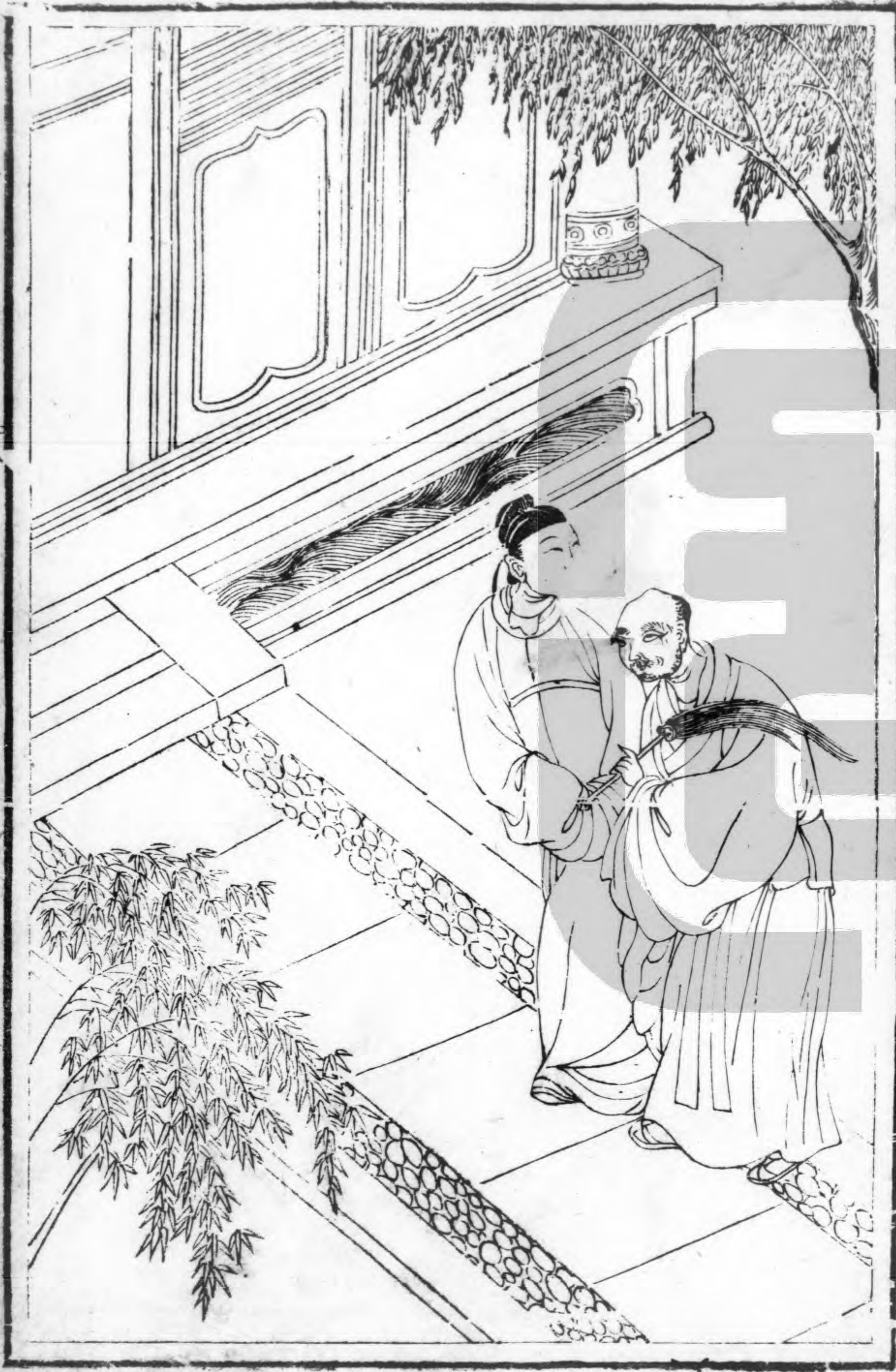
十一 長亭送別

十二 張生榮歸

十三 鶯鶯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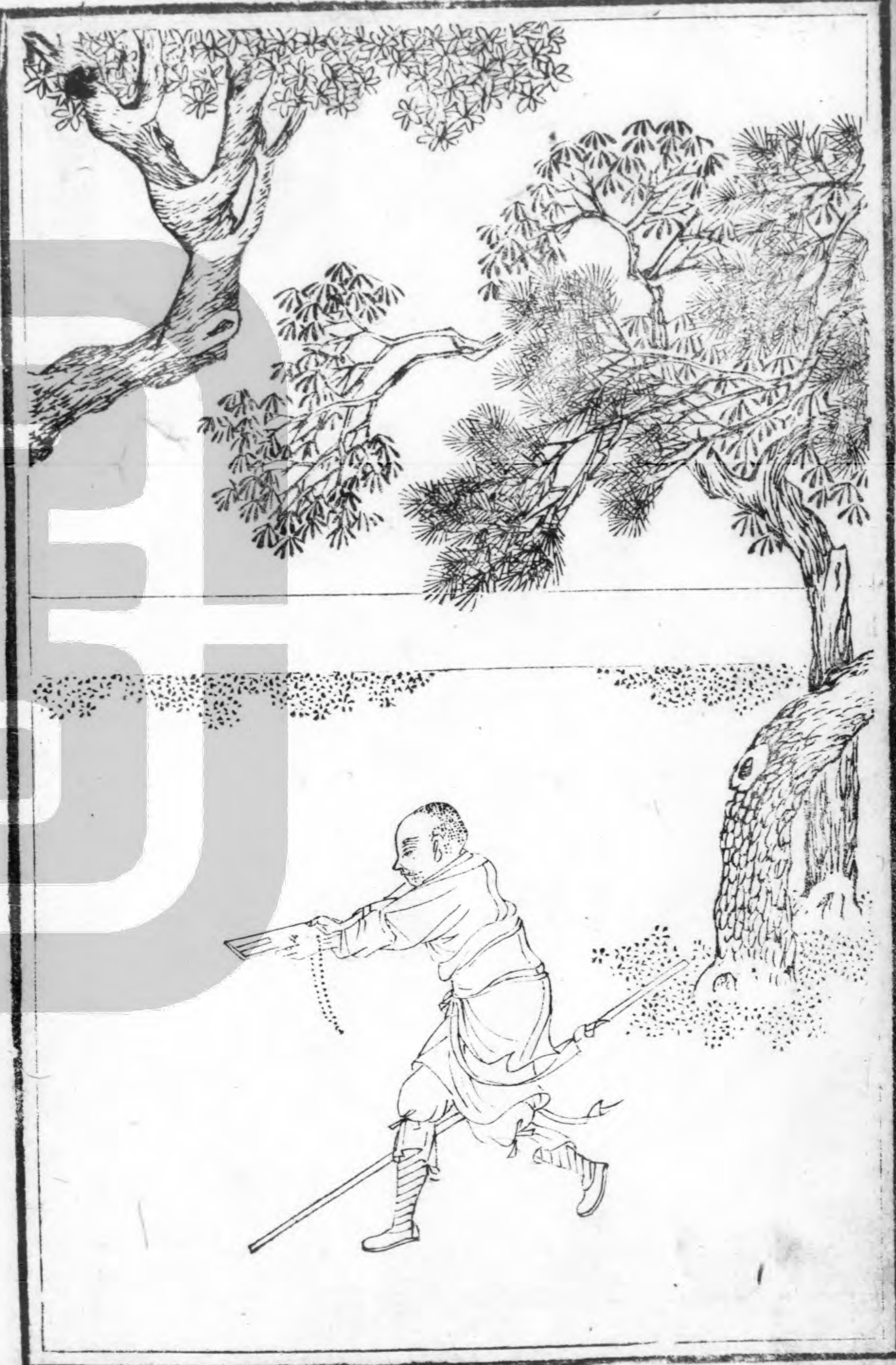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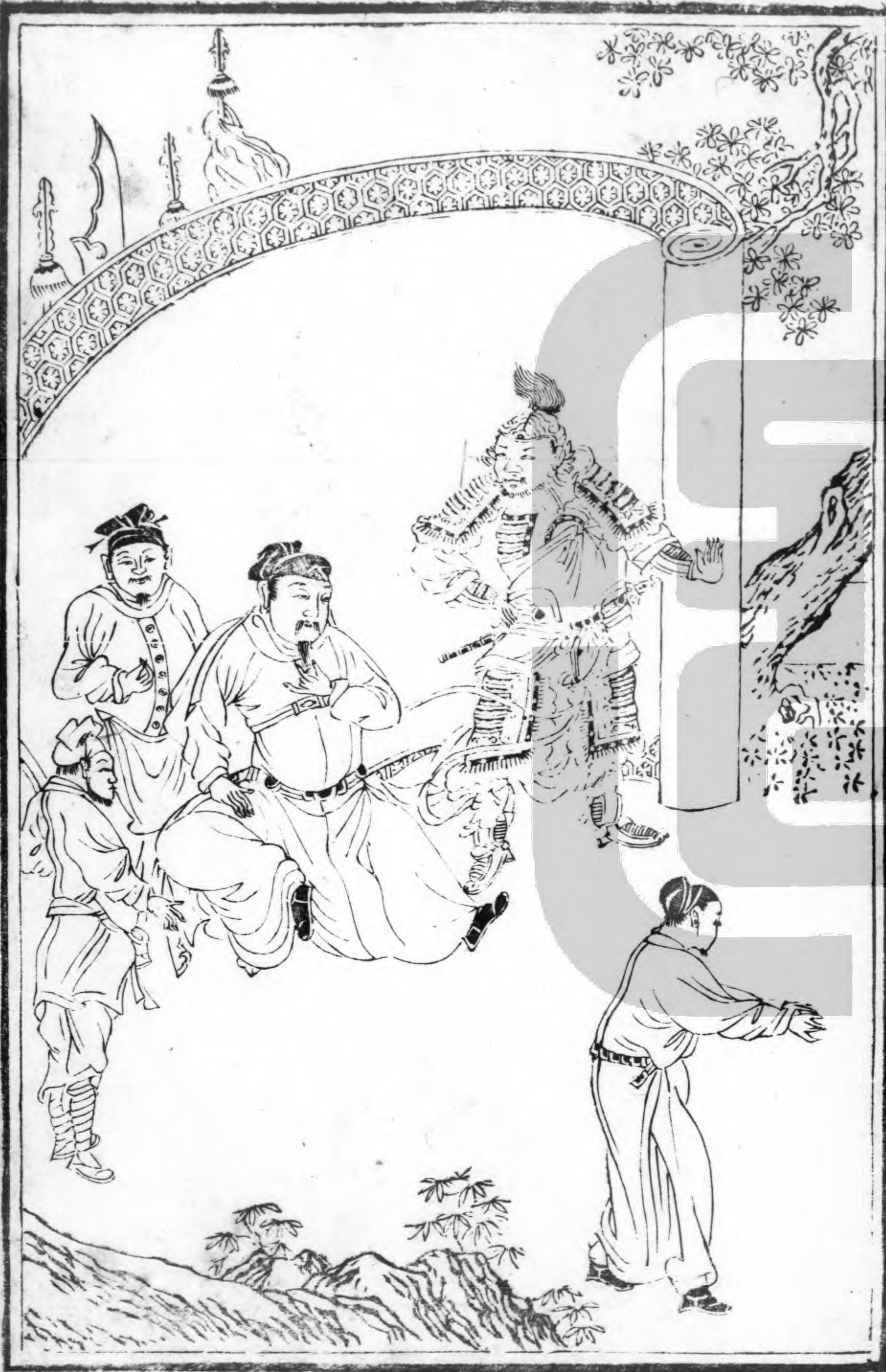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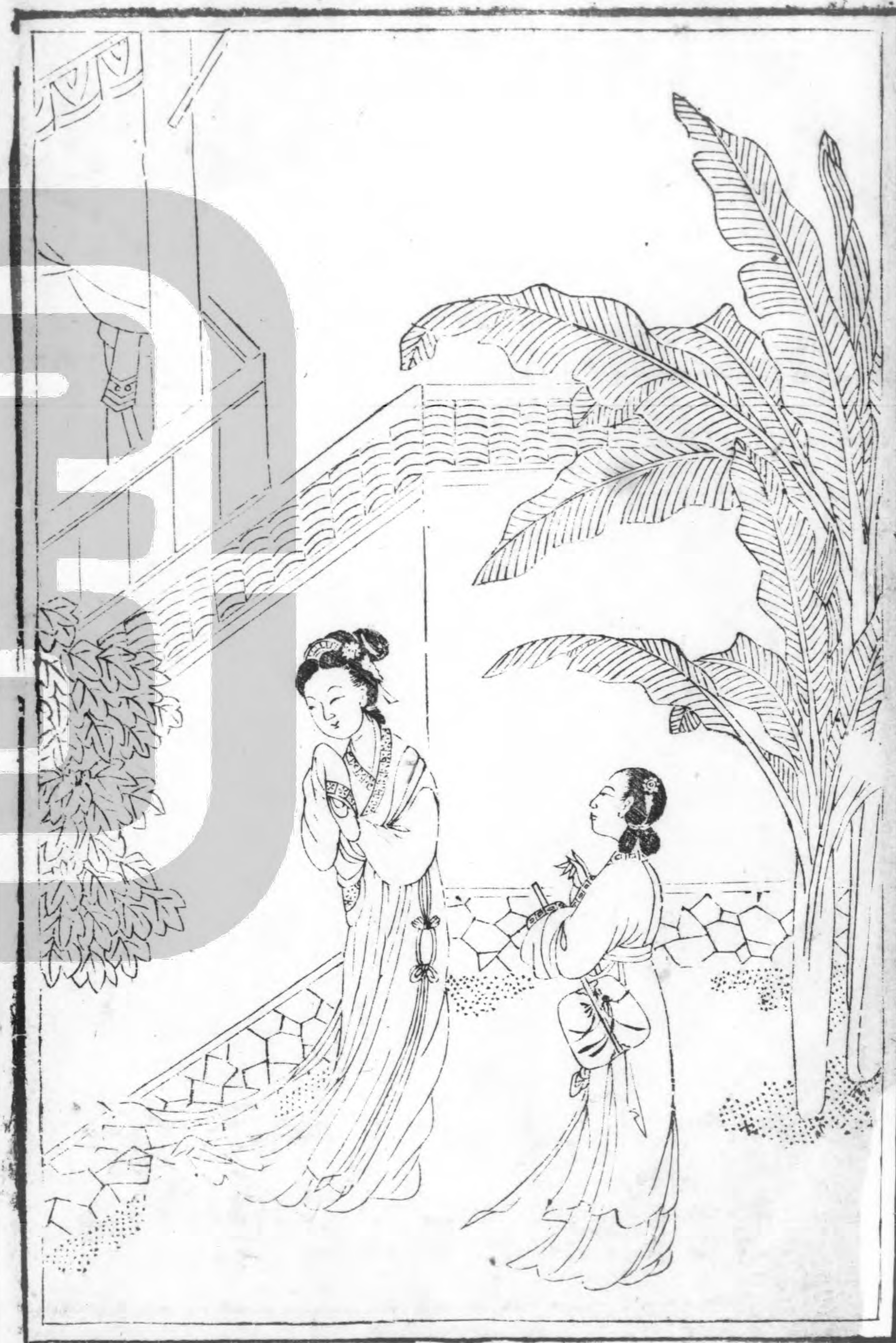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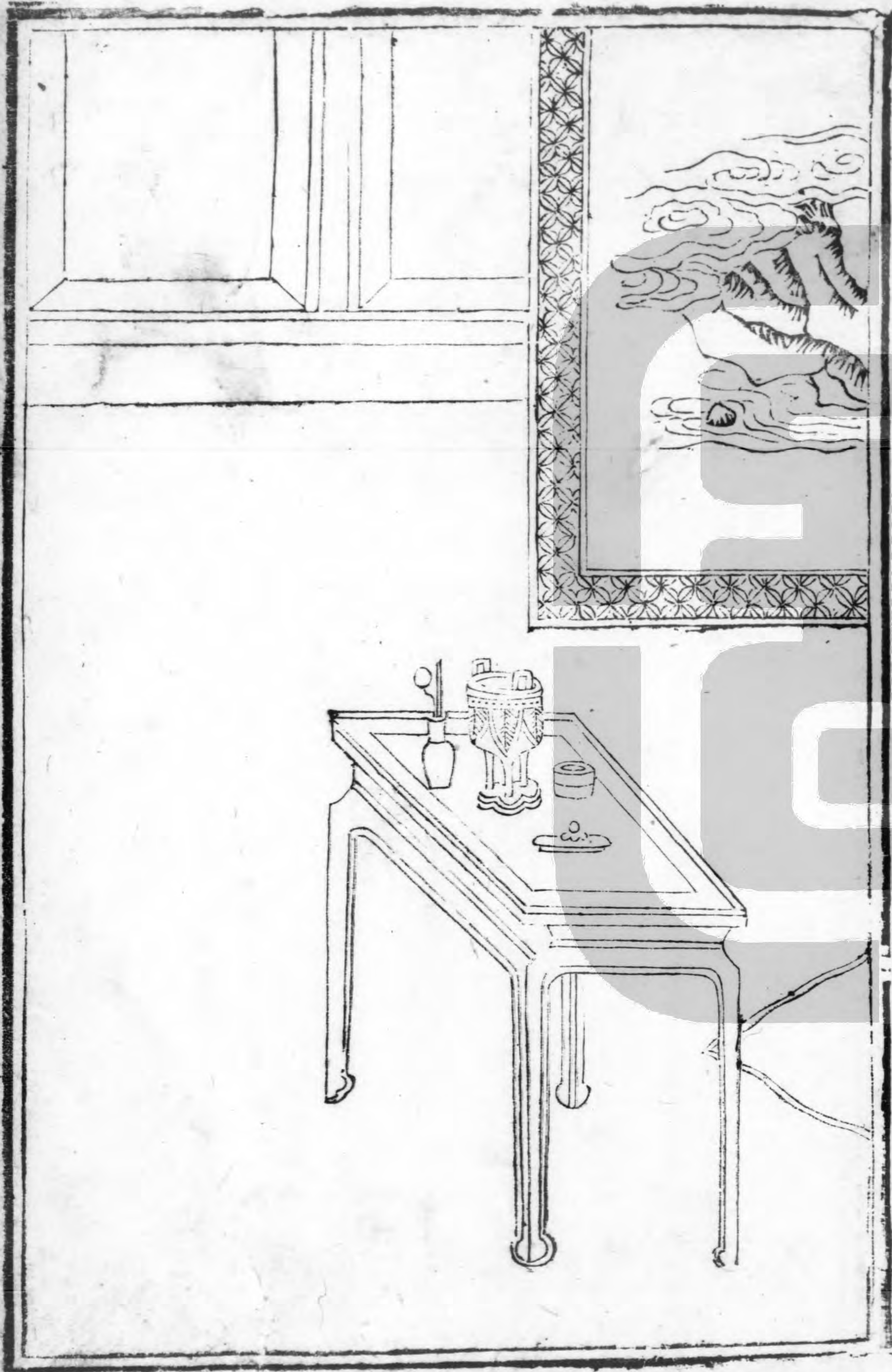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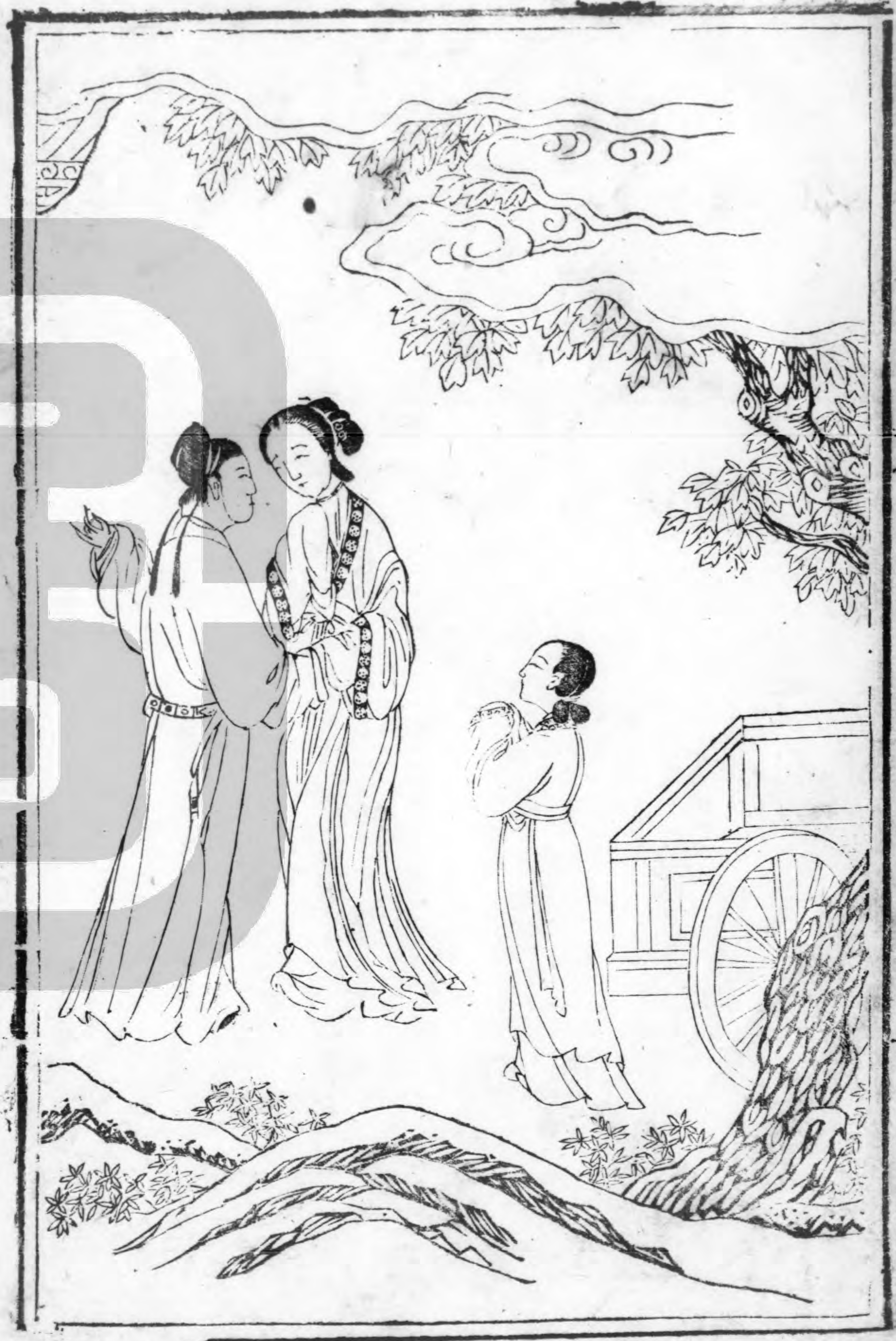




原件短缺









鶯之遺像



唐寅寫

董解元西廂序



張子曰余嘗聞古之君子論樂
云悠石如竹不如肉以音之漸
近自然耳又云取將歌謔唱勝
向曲中吹此非空言也教其詞
類多鴻儒碩士騷人墨客審音

知樂者方能作之豈不以聲律
之妙固難為淺俗語哉趙松雪
謂之行家生活是矣西廂記者
金董解元所著也辭最古雅為后
世北曲之祖迨元關漢卿王實甫
諸名家者莫不宗焉蓋金元立
國並在幽燕之區去河洛不遠而
音韻近之故當此之時北曲大行
于世猶唐之有詩宋之有詞各種
一時之聖其勢使然也

國初詞人仍尚北曲累朝習用每所
改更至

正德之間特盛

毅皇帝御製衣樂府率皆此調京師長老尚能咏歌之近時吳越間士人乃棄古格翻改新聲若公餘漫興等作鄙俚特甚而作者之意微矣悲夫豈惟作之者難

而知之者尤不易耳是故子期既沒而伯牙輟弦痛知音者之難也余不敢自負知音但舞象之年即好聲律之學子乃與好古知音之士相上下其議論既知所取舍余又嘗北至燕都南游白下歷四方佳

麗之地頗有善歌者余低回聽
之不能去得其遺響聲律之事
不無所考焉竝異唱殊古音漸
廢而力弗能振每嘆恨之且今之
縉紳先生既多南士漸染流俗異
於所聞故率喜南調而吳越之音

靡之乎如可止已聞閩北調縱如為
厭恠然非心知其趣亦莫能鑒賞其
間故信而好者不多有之大抵新聲
之易悅而古調之難知所從來遠矣
枝山祝公博雅君子也嘗謂四十年
未接賓友及此者今日之事惟樂為

大壞每論雅俗止日周十七宮調如其
美劣是非者幾何數十年前尚有之
一治絕矣蓋未嘗不為之浩嘆夫歌
曲一執也猶然以古雅難傳况以詩賦
文章之大業而希望復古之隆乎
嗚呼惜哉閔氏春樵世所故有餘既

校而刻之矣而董記雖為最古尤不
可少者乃廢格无傳又為之傷其不
遇也往歲三橋文君為余君西山汪
氏有元刻本嘗借錄之然恨其手
尾俱缺舛謬殊甚無從校補每用病
馬拓湖仙君晚得抄本則南峰楊公

所藏未有題語因類心考訂異同修補
遺脫而董氏之書于是復完董解元
不知為何人爵里事狀不可得而
詳要之因當世之才士也余既校董
詞乃序其說如此若流傳振作追復古
音以俟同志又書知世多子期哉

黃鵠山人張羽雄飛序

新刊合併董解元西廂記卷上

赤水屠 隆長卿父校正

樂天周居易子平父校梓

仙呂調醉落魄纏令

引辭

吾皇德化喜遇太平多暇干戈倒載

閑兵甲。這世為人白甚不歡洽。○秦樓謝館鴛鴦幄。風流稍似
有聲價。教惺惺浪兒每都伏咱。不曾胡來俏倬是生涯。

整金冠携一壺兒酒戴一枝兒花。醉時歌狂時舞醒時罷。每日
價踈散不曾着家。放二四不拘束儘人團剥。

風吹荷葉打拍不知個高下。誰曾慣對人唱他說他。好弱高低
且按捺。話兒不是朴刀捍棒長槍大馬。

尾曲兒甜腔兒雅。裁剪就雪月風花。唱一本兒倚翠偷期話。

般涉調哨遍 斷送引辭 太皞司春。春工着意。和氣生暘谷。十里

芳菲。儘東風絲絲柳。搓金縷。漸次第。桃紅杏淺。水綠山青。春漲生煙渚。九日光陰能幾。早鳴鳩呼婦。乳燕携雛。亂紅滿地。任風吹。飛絮蒙空。有誰主。春色三分。半入池塘。半隨塵土。○滿地榆錢。笑來難買春光住。初夏永薰風。池館有藤床。冰簟紗幮。日轉午。脫巾散髮。沉李浮瓜。寶扇搖紈素。着甚消磨。永日有掃愁竹葉。侍寢青奴。霎時微雨。送新涼。些少金風。退殘暑。韶華早暗中歸去。

耍孩兒。蕭蕭敗葉辭芳樹。切切寒蟬會絮。浙零零。踈雨滴梧桐。

退湯本作透

浦當是蕭

聽啞啞。鴈歸南浦。澄澄水印千江月。浙浙風篩一岬蒲。窮秋畫千林如削。萬木皆枯。○朔風飄雪。江天暮。似水墨工夫。畫圖浩然何處凍騎驢。多應在霸陵西路。寒侵安道讀書舍。冷浸文君沽酒壚。黃昏後。風清月澹。竹瘦梅疎。

太平賺。四季相續。光陰暗把流年度。休慕古。人生百歲如朝露。莫區區。好天良夜。且追遊。清風明月。休辜負。但落魄。一笑人間今古。聖朝難遇。○俺平生情性好。踈狂踈狂的情性。難拘束。一回家想麼。詩魔多愛選多情曲。○比前覽樂府。不中聽。在諸宮調裏。却着數。一個個。旖旎風流。濟楚。不比其餘。柘枝令。也不是崔韜逢雌虎。也不是鄭子遇妖狐。也不是井底

引銀餅。也不是雙女奪夫。○也不是離魂倩女。也不是謁漿崔護。也不是雙漸豫章城。也不是柳毅傳書。

墻頭花。這些兒古蹟。見在河中府。即目仍存舊寺宇。這書生是西洛名儒。這佳麗是博陵幼女。而今想得冷落了迎風戶。唯有舊題句。空存着待月迴廊。不見了吹簫伴侶。聰明的試相度。惺的試嘗付。不同熱鬧話。冷澹清虛最難做。三停來。是閨怨相思折半來。是尤雲殢雨。

尾窮綴作腌對付。怕曲兒檢到風流處。教普天下顛不刺的浪兒每許。

此本話說唐時這個書生姓張名珙字君瑞西洛人也從父宦遊於長安因而家焉父拜禮部尚書薨五七載間家業零

替緣尚書生前守官清廉無他蓄積之所致也珙有大志二十三不娶

仙呂調賞花時西洛張生多俊雅不在古人之下。苦愛詩書素閒琴畫德行文章沒包彈。綽有賦名詩價。選甚嘲風詠月。擘阮分茶。○平日春闈較才藝策名屢獲科甲。家業零凋。倦客京華。收拾琴書訪先覺。區區四海遊學。一年多半身在天涯。

尾愛窈窕耽瀟灑。身到處他便為家。似當年未遇的狂司馬。

貞元十七年二月中旬間生至蒲州乃今之河中府是也有詩為證詩曰濤濤金汁出天涯滾滾銀波通海陸九曲灣濶衝孟邑三門洶湧返中華瞿塘激灩人虛說夏口誼轟旅謾誇傍有江湖競相接上連霄漢泛浮槎這八句詩題着黃河黃河那裡最雄無過河中府

仙呂調賞花時芳草茸茸去路遙。八百里地秦川春色早。花木

秀芳郊。蒲州近也。景物盡堪描。○西有黃河東華嶽。乳口敵樓
沒與高。髣髴來到雲霄。黃流滾滾時。復起風濤。

尾東風兩岬綠。楊搖馬頭西。接着長安道。正是黃河津。要用寸
金竹索。纜着浮橋。

入得蒲州見景物繁盛
君瑞甚喜尋旅舍安止

仙呂調醉落魄通衢四達。景物最堪圖畫。龍葱瑞雲迷鴛瓦。接
屋連甍五七萬人家。○六街三市通車馬。風流人物類京華。張
生未及遊州學。策馬携僕尋得個店兒下。

有宋王十分美貌懷子建七步才能如潘岳擲果之容伯封
騰心劉獨正時間尚在白衣目下風雲未遂張生尋得一
清幽店舍下了住經
數日心中似有悶倦

黃鍾調待香金童清河君瑞。邸店權時住。又沒個親知為伴侶。
欲待散心沒處去。正疑惑之際。二歌推戶。○張生急問道。都知
聽說不問賢家別事故。聞說貴州天下沒。有甚希奇景物。你須
知處。

尾二歌不合盡說與。開口道不彀十句。把張君瑞送得來。膾受
苦。

被幾句雜說閑言送一段風流煩惱道甚的來道甚的來道
蒲州東十餘里有寺曰普救自則天崇浮屠教出內府財勅
建僧藍無麗於
此請先生一觀

高平調木蘭花店都知說一和道。國家脩造了數載餘。過其間
蓋造的非小可。想天宮上光景。賽他不過。說謊後小人圖甚麼。

普天之下更沒兩座。張生當時聽說破道。譬如閑走與你看去。則個。

生出蒲州。隨喜普救寺。離城十餘里。須臾早到。

仙呂調醉落魄。綠楊影裏。君瑞正行之次。僕人順手直東指道。兀底一座山門。君瑞定睛視。○見琉璃碧瓦浮金紫。若非普救。怎如此。張生心下猶疑貳。道普天之下行來不曾見這區寺。

尾到根前方知是。觀牌額分明是勅賜。寫着簾箕來大六個。渾

金字。

祥雲籠經閣。瑞靄罩鍾樓。三身殿琉璃吻。高接清虛舍利塔。金相輪直侵碧漢。出牆有千竿。君子竹。遠寺長百株。大夫松。綠楊映一所山門。上明書金字牌額。簾箕來大顏。柳真書。寫勅賜普救之寺。秀才看了寺外景。早喜入寺來。謁知客。令一

行童引隨喜。陡然頓豁塵俗之性。

商調玉抱肚。普天下佛寺無過普救。有三簷經閣。七層寶塔。百尺鍾樓。正堂裏幡蓋懸在畫棟。迴廊下簾幕金鈎。一片地是琉璃瓦。瑞煙浮。千梁萬斗。寶階數尺。是琉璃甃。重簷相對一謎地。是寶粧就。○佛前的供牀金間玉。香煙裊裊噴瑞獸。中心的懸壁。周迴的畫像。是吳生親手。金剛揭帝骨相。雄善神菩薩相。移走。張生覷了失聲的道。果然好頻頻地稽首。欲待問是何年。建見梁文上。明寫着垂拱二年脩。

尾。都知說得果無謬。若非今日隨喜後。着丹青畫出來。不信道有。

此寺蓋造真是富貴搗椒紅泥壁雕花間玉樑沉檀金四柱
玳瑁壓階紅松檜交加花竹間列觀此異景奢華果為人間
天上若非國力怎生蓋得

雙調文如錦景清幽看罷絕盡塵俗意普救光陰出塵離世明
晃晃輝金碧脩完濟楚栽接奇異有長松矮栢名葩異卉時潺
潺流水湊着千竿翠竹幾塊湖石瑞煙微浮屠千丈高接雲霓
○行者道先生本待觀景致把侶這裏閑行隨喜塔位轉過迴
廊見個竹簾兒掛起到經藏比法堂西廚房南面鍾樓東裡向
松亭那畔花溪這壁粉牆掩映幾間寮舍半亞朱扉正驚疑張
生覷了魂不逐體

尾瞥然一見如風的有甚心情更待隨喜立掙了渾身森地

當時張生却是見甚的來見甚的來與那五百年前疾憎的
冤家正打個照面兒一天煩惱當初指引為都知滿腹離愁
到此發迷因行者一場旖旎
風流事今日相逢在此中

仙呂調點絳唇纏樓閣參差瑞雲縹緲香風煖法堂前殿數處
都行遍○花木陰陰偶過垂楊院香風散半開朱戶瞥見如花
面

風吹荷葉生得於中堪羨露着麗兒一半宮樣眉兒山勢遠十
分可喜二停侶菩薩多半是神仙

醉奚婆儘人顧盼手把花枝撚瓊酥皓腕微露黃金釧

尾這一雙鶻鷁眼須看了可憎底千萬兀底般媚臉兒不曾見

手撚粉香春睡足倚門立地怨東風鬢縮雙鬢釵簪金鳳眉
彎遠山不翠眼橫秋水無光躡若凝酥腰如弱柳指猶春筍

纖長脚似金蓮穩小。正傳道小生二十三歲。未嘗近於女色。其心雖正。見此女子。頗動其情。

中呂調香風合纏令。轉過荼蘼架。正相逢着宿世那冤家。一時間見了他。十分地慕想他。不道措大連心。要退身却把個門兒亞。喚別人不見。不見。不見。○朱櫻一點襯腮霞。斜分着個龐兒鬢似鴉。那多情媚臉兒。那鶻鷁淥老兒。難道不清雅。見人不位偷睛抹。被你風魔了人也。啖。風魔了人也。啖。

墻頭花也沒首飾鉛華。自然沒包彈。淡淨的衣服兒。扮得如法。天生更一段兒紅白。便周昉的丹青怎畫。○手托着腮兒。見人羞又怕。觀舉止行處。管未出嫁。不知他姓甚名誰。怎得個人來問咱。○不曾舊相識。不曾共說話。何須更買卦。已見十分掉不

下。兀的般標格精神。管相思人去也。媽媽。

尾。你道是可憎麼。被你直羞落庭前無數花。

門前縱有開飛李。羞對桃源洞裏人。佳人見生。羞婉而入。

大石調伊州袞。張生見了。五魂俏無主。道不曾見恁好女。普天之下。更選兩個應無。膽狂心醉。使作不得顧危亡。便胡做一向。癡迷不道。其間是誰住處。○忒昏沉。忒龐魯。沒掂三沒思慮。可來慕古少正做事。大抵多失心。手揀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欲推戶。腦背後個人來。你試尋思。怎照顧。尾凜凜地身材七尺五。一隻手把秀才掙住。吃搭搭地拖將柳陰裡去。

真所謂貪婪眼前人。不防身後患。梓住張生的是誰。云。乃寺僧法聰也。生驚問其故。生曰。此處公不可往。請詣他所。生曰。本來隨喜。何往不可。僧曰。故相崔夫人宅春。推寓於此。

仙呂調惜黃花。張生心亂。法聰頻勸。這裏面狼籍。又無看說。不是廁遮欄。解元聽分辯。這一位也非是佛殿。○舊來是僧院。新來做了客館。崔相國家屬見寄居裏面。君瑞道莫胡來。便死也。湏索看。這裡管塑蓋得希罕。

尾莫推辭。休解勸。你道是有人家宅眷。我甚恰纔見水月觀音現。

僧笑曰。子言謬矣。何觀音之有此。乃崔相幼女也。生曰。家有閨女。容艷非常。何不居驛而寄居寺中。應曰。夫人鄭相女也。閨門有法。至於童僕侍婢。各有所後。閣有呼召。得至簾下者。亦不敢側目。家道肅然。惡傳舍冗雜。故寓此寺。生曰。幾日見

歸。僧曰。近日將作水陸大會。及今歲有忌。而不得葬。推置相公柩于客亭。率幼女孤子。嚴祭祀之禮。待來歲通方。詣都塋葬。于此今守服看靈而已。怎見得當時有如此事。來有唐李紳公。垂作鶯鶯本傳。歌為證。歌曰。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策日。綠窻嬌女字鶯鶯。金雀鬢髮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

大石調驀山溪。法聰頻勸道。先輩休胡想。一一話行藏。不是貧僧說謊。這來佳麗。是崔相國的女孩兒。十六七。小字喚鶯鶯。白甚觀音像。○張生聞語。轉轉心勞攘。使作得侶風塵。說了依前。又問當顛來倒去。全不害心煩。貪說話。到日齋時。聽璫璫鍾響。語話之間。行者至。請生會飯。生不免從行者。參堂頭和尚。至德大師法本。法本見生服儒服。骨秀迥羣。離禪榻。以釋禮敬待。

仙呂調戀香衾。法本慌忙離禪榻。連披法錦袈裟。君瑞敬身大

師忙答各序尊卑對榻坐。須臾飲食如法。一般般滋味。肉食難
壓。○君瑞雖然腹中餒。奈胸中鬱悶如麻。待強吃些兒。嚙他不
下。飯罷。須臾却卓几。急令行者添茶。銀匙湯注。雪浪浮花。
尾紙窓兒明。僧房兒雅。一梳松風。吸罷兩個傾心地。便說知心
話。

氣合道和。如宿昔交。法本請其從來。生對以儒學進身。將赴
詔選。游學連郡。訪諸先覺。偶至貴寺。喜貴寺清淨。願假一室。
温閣
舊書

般涉調夜游宮君瑞從頭盡訴。小生是西洛貧儒。四海游學歷
州府。至蒲州。因而到梵宇。○一到絕了塵慮。欲假一室看書。每
月房錢併納與。問吾師。心下許不許。

生曰。月終聊備錢二千。充
房宿之資。未知吾師允否。

大石調吳音子張生因僧好。見許以他辭說。道比及歸去。暫時
權住兩三月。欲把後前詩書温閱。若不與後。而今沒這本話說。

法本曰。空門何計此利。寮舍稍多。但隨堂一齋。
一粥。款待三個月。道話何必留房。緝俗之甚也。

吳音子太師曰。先生錯。咱儒釋何分別。告言着錢物自家齋舍
却難借。况敝寺其間多有寮舍。容一儒生。又何礙也。

生曰。和尚雖然有此心。奈客朝夕則可矣。歲寒過有搔擾。愚
意不留房。緝更不敢議。有白金五十星。聊充講下二茶之費。
本不受。生堅納而起。本邀之竟去。由是僧徒知生疎於財而
重於義。過善之。乃呼知事僧引於塔位一舍。後有一軒清肅
可愛。僧令僕
取行裝而至。

中呂調碧牡丹小齋閑閉戶。沒一個外人知處。一間兒半。擗掠

得幾般來清楚。一到其間絕去塵俗慮。紙窗兒明湘簾兒細竹
簾兒疎。○晚來初過雨。有多少。燕喧鶯語太湖石。畔有兩三竿
兒。脩竹好寄閑。身眼底無俗物。有幾扇兒紙屏風。有幾軸兒水
墨畫。有一枚兒瓦香爐。

尾其餘有與誰為伴。侶有吟硯紫毫箋。數幅鐸上瑤琴几上書。

開尋丈室高僧語。問對西廂皓月吟。是夜月色如畫。生至鶯
庭側近。口占二十字小詩一絕。其詩曰。月色溶溶夜。花陰寂
寂春。如何臨皓魄。不見
月中人。詩罷遠庭徐步。

中呂調鶻打兔對碧天晴。清夜月如懸鏡。張生徐步。漸至鶯庭。
僧院俏迴廊靜。花陰亂東風冷。對景傷懷。微吟步月。都寫深情。
○詩罷躊躇不勝情。添悲哽。一天月色滿身花陰。心緒惡說不

都湯本作詞

盡疑惑際。俄然聽聽得啞地門開。襲襲香至。瞥見鶯鶯。
尾臉兒稔色百媚生。出得門兒來。慢慢地行。便是月殿裏姮娥
也沒恁地撐。

潔湯本作結

青天瑩潔瑞雲都向鬢邊來。碧落澄輝。秀色並顰眉上長。料
想春嬌厭厭拘束。等閑飛出廣寒宮。容分一稔。躡露半襟。羅
袖以無言。垂湘裙而不語。似湘陵妃子斜
偎舜殿朱扉。如月殿姮娥微現。瞻宮玉戶。

仙呂調整花冠。整整齊齊忒稔色。姿姿媚媚紅白。小顆顆的朱
唇翠弯弯的眉黛。滴滴春嬌可人意。慢慢騰騰地行出門來。舒玉
纖纖的春筍。把顫巍巍的花摘。○低矮矮的冠兒偏宜戴。笑吟
吟地喜滿香腮。解舞的腰肢。瘦崑崑的一擗。簌簌的裙兒前刀
兒短。被你風韻韵煞人也猜。穿對兒曲彎彎的半折來大弓鞋。

尾。遮遮掩掩衫兒窄。那些孌孌婷婷體態。觀着剔團圓的明月。加伽地拜。

不知心事在誰邊。整頓衣裳拜明月。佳人對月依君瑞。韻亦口占一絕。其詩曰。蘭闌久寂寞。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生聞之驚喜。

仙呂調。繡帶兒。映蒼陰。靠小欄。照人無柰。月色十分滿。眼睛兒不轉。仔細把鶯鶯偷看。早教措大心撩亂。怎禁那百媚的冤家。多時也長嘆。把張生新詩。答和語。若流鶯。轉櫻桃。小口嬌聲顫。不防蒼下有人腸斷。○張生聞語。意如狂。相拋着大地。苦不遠。沒些兒懼憚。便發狂言。手撩着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早見女孩兒家。心腸軟。說得顫着一團。幾般來害羞。報思量。那清河君

瑞。也是箇風魔漢。不防更被別人見。高聲喝道。怎敢戲弄人家宅眷。

尾。氣撲撲。走得掇肩的喘。勝到鶯鶯前面。把一天來好事都驚散。

真所謂佳期難得。好事多磨。來的是誰來的。是誰。張生親乃鶯之婢紅娘也。鶯鶯問所以。

仙呂調。賞花時。百媚鶯鶯正驚訝。道這妮子慌忙。則甚那管是媽媽便來吵。紅娘低報教姐姐睡來呵。但鶯同歸。○引調。得張生沒亂煞。把似當初。休見他。越添我悶愁加。非關今世管宿世冤家。

尾。東風驚落滿庭花。玉人不見朱扉亞。孩兒莫不是俺無分共

伊嘛。

生快快歸於寢
舍通宵無寐

小石調梅稍月。剗地相逢引調得人來。眼狂心熱見了。又休把似當初不見。是他時節惱人的一對多情眼。強睡些何曾交睫。更堪聽窻兒外面子規啼月。○此恨教人怎說。待拚了依前又難割捨。一片狂心九曲柔腸。剗地悶如昨夜。此愁今後知滋味。是一段風流冤業。下稍管折倒了性命去也。

自茲厥後不以進取為榮不以干祿為用不以廉恥為心不以是非為戒夜則廢寢晝則忘餐顛倒衣裳不知所措蓋慕

鶯鶯如此

大石調玉翼蟬。前時聽和尚說空把愁眉斂。道相國夫人從來

性氣剗深。有治家風範。乍敢犯尋思了空悶亂。難覩鶯鶯面。更有甚身心。書帙裏做功課。百般俏如風漢。○水乾了吟硯積漸裡塵蒙了書卷。千方百計無由得見。小庭那畔。不見佳人門畫掩。列翅着脚兒走到千遍。數幅蒼牋。相思字寫滿。無人敢暫傳。正是尺尺是冤家。渾如天樣遠。

客意錯種疎疎竹
細雨斜風故惱人

雙調豆葉黃。薄薄春陰釀。蒼天氣雨兒。靈靈風兒。浙瀝藥欄兒。邊。鈎窻兒外。粧點新晴。蒼染深紅。柳拖輕翠。○採蕊的游蜂。兩兩相携。弄巧的黃鸝。雙雙作對。對景傷懷。恨自己病裏逢春。四海無家。一身客寄。

攪箏琶。窮愁淚。窮愁淚。掩了又還滴。多病的情懷孤眠况味。說不淨苦。厭厭一個少年。身已多。因為那薄倖種。折倒得。不感。○千般風韻。一捻兒年紀。多宜多宜。不惟道。生得個。麗兒美。那堪更。小字兒。得恁人。意。蟲蟻兒裏。多情的。鶯兒。第一偏稱。縷金衣。你試尋思。自家又沒天來大福。如何消得。

慶宣和有甚心情取富貴。一日瘦如一日。悶答答孩地倚着個枕頭兒。俏一似害的。○寫個帖兒。倩人寄。寫得不成個倫理。欲待飛去。欠雙翼。甚時見你。

尾。心頭懷着待不思憶。口中強道不憔悴。怎瞞得青銅鏡兒裡。

千方百計。無由得見。意中人。使盡身心。終是難逢。忙戲種。

龍湯本作花

正宮虞美人。纏霎時雨過。琴絲潤。銀葉龍香燼。此時風物正愁人。怕到黃昏忽地又黃昏。○荅。憔悴羅衣褪。生怕旁人問。窸窣書舍掩重門。手捲珠簾。雙目送行雲。

應天長。兩眉無計解愁顰。舊愁新恨。這一番愁又新。淹不斷。眼中淚。搵不退。臉上啼痕。處置不下。閑煩惱。磨滅了舊精神。○幾番脩簡問寒溫。又無人傳信。想着後先斷魂。書寫了數幅紙。更不笑。織錦迴文。我幾曾夢見人傳示。我虧你你虧人。

萬金臺比及相逢。柰何時下窳。你尋思。悶那不悶。這此病何時可待。豎來却又無個方本。飲食每日餐三頓。不曾飽。吃了一頓。一日十二箇時辰。沒一刻暫離方寸。

尾待登臨又不快。閑行又悶坐地。又昏沉睡不穩。子倚着個鮫綃枕頭兒。盹。

生從見了如巷煩惱處治不下。本待欲睡忽聽得櫳門兒低啞。見個行者道。俺師父請吃椀淡茶。生攝衣而起。勉就方丈與法本閑話。

正宮調應天長僧齋。擗掠得好清虛。有蒲團禪几。經案瓦香鑪。窻間脩竹影扶疎。圍屏低矮。都画山水圖。銀餅點嫩茶。啜罷煩渴滌除。有行者法師張君瑞。一個外人也無。許了林下做為侶。說得言語真個不入俗。高談濶論曉今古。一個是一方長老。一個是一代名儒。俗談沒半句。那一和者也之乎。信道若說一夕話。勝讀十年書。

尾傾心地正說到投機處。聽啞得門開瞬日。覷見個女孩兒。深深地道萬福。

桃源咫尺無緣到。不意仙姬出洞來。生再覷久之。乃向者促鶯之人也。

般涉調墻頭老。雖為個侍婢。舉止皆竒妙。那些兒鶻鴿。那些兒掉曲彎彎的宮樣眉兒。慢鬆鬆地合歡髻小。裙兒窄地一撮腰肢。裏百媚的龐兒好。那不好。小顆顆的一點朱唇。溜切切一雙淥老。不苦詐打扮。不甚艷梳掠。衣服盡素縞。稔色行為定有孝。見張生欲語低頭見。和尚佯看又笑。

尾道了個萬福傳示了。姿姿媚媚地低聲道。明日相國夫人待做清醮。

法本令執事佳備。紅娘辭去。生止之曰。敢問娘子。宅中未嘗見婢僕出入。何故。紅娘曰。非先生所知也。生曰。願聞所以。紅娘曰。夫人治家嚴肅。朝野知名。夫人幼女鶯鶯。數日前夜乘月色潛出。夫人竊知。令妾召歸。失子母之情。立鶯庭下。責曰。爾為女子。容艷不常。更夜出庭。月色如晝。使小僧游客。得見其面。豈不自耻。鶯泣謝曰。今當改過自新。不必娘自苦。然夫人怒色。鶯不敢正視。况姨姊。敢亂出入。邪。言訖而去。生謂法本曰。小生備錢五千。為先父尚書作分功德。師曰。諾。

中呂調 牧羊闌 適來因把紅娘問。說夫人恁般情性。作事威嚴。治家廉謹。無處通佳耗。無計傳芳信。欲要成秦晉。天天除會聖。○悶答孩地倚着窓臺兒。眈你尋思。大小大鬱悶。處治不下。壁劃不定。得後是自家采。不得後是自家命。更打着黃昏也兀的不愁煞人。

了這恹惶也。正本。

生曰。來日向道場裏。須見得你。越睡不着。只是想着鶯鶯。

中呂調 碧牡丹 小春寒尚淺。前嶺早梅應綻。玉壺一夜積漸。裏冰漸生滿。業重身心。把往事思量遍。悶如絲。愁似織。夜如年。○自從人個別。何曾考五經三傳。怎消遣。除告得紙和筆硯。待不尋思。恁奈心腸軟。告天天。天不應。奈何天。

尾 沒一箇日頭兒。心放閑。沒一箇時辰兒。不掛念。沒一箇夜兒。不夢見。

湯本推得下看個字

張生捱得天曉。來看做醮。已早安排了畢。

越調 上平西 纏令 月兒沉。鷄兒叫。現東方日光。漸擁出扶桑。諸

方壇越不論城郭與村坊。一齊齊隨喜道場來。罷鋪收行。○登
經閣游塔位。穿佛殿立迴廊。遠着聖位隨喜十王。供壇高壘寶
花香火間金幢。救援亡過相公靈。滅罪消殃。
闔鶴鶉法聰收拾。鼓鳴鍾響。衆僧雲集。盡臨壇上。有法悟法空。
慧明慧朗。甚嚴潔甚磊浪。法堂裏擺列着諸天聖像。○整整齊
齊。自然成行。只少個圓光。便似聖僧模樣。法本臨壇衆人瞻仰。
盡稽首。盡合掌。至心先把諸佛供養。

青山口衆鬚髮簇捧着個老婆娘。頭白渾一似霜。體穿一套孝
衣裳。年記到六旬以上。臨壇揖了衆僧。叩頭禮下當陽。左壁頭
個老青衣拖着歡郎。右壁個佳人舉止輕盈。臉兒說不得的搶。

把蓋頭兒揭起。不甚梳粧。自然異常。鬆鬆雲髻偏彎彎。眉黛長
首飾又沒着一套兒。白衣直許多韻相。

雪裏梅諸僧與看人。驚晃瞥見一齊都望。住了念經罷了隨喜。
忘了上香。○選甚士農工商。一地裏鬧鬧攘攘。折莫老的小的。
俏的村的。滿壇裏熟荒。○老和尚也眼狂心疼。小和尚每按頭
縮項。立掙了法堂。九伯了法寶。軟癱了智廣。

尾添香侍者似風狂。執磬的頭陀呆了半餉。作法的闍黎神魂
蕩颺。不顧那本師和尚。聒起那法堂。怎遮當。貪看鶯鶯。鬧了道
場。

禪僧既見十年苦行。此時休行者先憂。
二月桃花今夜破。餘者尚然張生何假。

大石調吳音子張生心迷着色。事破了。八關戒佛名也不執。舊時敦厚性都改。抖搜風狂擺弄。九伯作恠作恠。○騁無賴。傍人勸他又誰做保。大師遙見。坐地不定。害澁柰。覷着鶯鶯眼去。眉來。被那女孩兒不睬不睬。

尾短命冤家薄情煞。兀的不枉教人害。少負你前生眼兒債。

抵暮暮食畢
大作佛事

般涉調哨遍纏令是夜道場同業大眾衆僧都來到寶獸爐中。瑞煙飄。瑞璫地。把金磬初敲。衆僧早躬身合掌。稽首皈依佛法。僧三寶。相國夫人煞年老。虔心豈避辭勞。鶯鶯雖是個女孩兒。孝順別人卒難學。禮拜無休。追薦亡靈。救援先考。○那作怪的。

書生坐間俏。一似風魔顛倒。大來沒尋思。所為沒些兒斟酌。到來一地的亂道。幾曾懼憚相國夫人。不怕旁人笑。盛說法。打匹似閑掩。譚正念佛。作偈把美令兒胡喫。秀才家那個不風魔。大抵這個酸丁忒劣角。風魔中占得個招討。

急曲子比及結絕了道場。惱得諸人煩惱。智深着言苦勸解元。休心頭怒惡。譬如這裏鬧鑊鐸。把侶書房裏睡取一覺。

尾道着恠也不睬焦也不焦。眼眯睜地佯呆着。一夜葫蘆提開到曉。

日欲出道場罷衆
僧請夫人燒疏

商調定風波燒罷功德疏。百媚地鶯鶯不勝悲哭。似梨花帶春。

雨。老夫人哀聲不住。那君瑞醮臺兒旁立地不定。瞑子裏歸去。
○法本衆僧徒。別了鶯鶯夫人子母。佛堂裏自監觀。觀着收拾
鋪陳來的什物。見個小僧入得角門來。大踏步走得來荒速。
尾口茄目瞳面如土。說殺那諸僧和寺主。氣喘不迭叫苦。

天曉衆僧恰齋罷。忽走一小僧。荒急來稱禍事。

仙呂調剔銀燈。堦下小僧報覆。觀了三魂無主。塵閉了青天旗。
遮了紅日。滿空紛紛土雨。鳴金擊鼓。擺塑搶刀把寺圍住。○為
首強人英武。見了早森森地恠懼。裹一頂紅巾珍珠如糝飯。甲
掛唐夷兩副靴穿抹綠。騎疋如龍卷毛赤兔。

尾彎一枝竅。鎗黃華弩。擔柄簌箕來。大開山板斧。是把橋將士。

遊湯本作藥

孫飛虎

唐蒲關乃屯軍之處。是歲渾太師薨。被丁文雅不善御軍。其
將孫飛虎半萬兵叛。劫掠蒲中。如何見得鶯鶯本傳歌為證。
歌曰。河橋上將亡官軍。虎旗長戟交壘門。鳳凰詔書猶未到。
滿城戈甲如雲屯。家家玉帛棄泥土。少女嬌妻愁被虜。出門
走馬皆健兒。紅粉潛藏欲何處。嗚嗚阿母啼向天。窗
中抱女投金鉤。鈇華不顧欲藏艷。玉顏轉莖如神仙。

正宮文序子纏。諸師長權且住。畧聽開解。不幸死了蒲州渾城
元帥。把浮橋將文雅。荒淫素無良策。亂軍失統。劫掠蒲州。把城
池損壞。劫財物奪妻女。不能掙揣。豈辯個是和。非不分個皂白。
南隣北里成灰。劫掠了民財。蒲城裏豈辯個後巷前街。變做死
山血海。

甘草子。騁無賴。騁無賴。於中個首將罪過迷天大。是則是英雄。

湯本無後字

未後湯本作後未

臨陣披重鎧倚仗着他家有手策欲反唐朝世界不來後是咱家眾僧來來後怎當待

脫布衫來後怎生當待思量恁恠那不恠由然甚矮也不矮彷彿近此中境界

尾那裏到一個時辰外。埽埽騰騰地塵頭閉日色半萬賊兵勝到來

寺僧不及措手惟掩戶以拒軍賊以劍扣門飛鏃入寺大呼曰我無他取惟望一飯典寺者與僧眾議欲開門迎賊法堂廊宇足以屯眾悉與會食聊贈財賄以悅眾心庶惡人不生竟意若不然恐斬關而入不問老幼善惡以被殘滅大眾可否執事僧智深故大師曰開門迎賊於我何害今寺有崔夫人幼女鶯鶯年少顏麗亂軍既入若不往借必被虜掠而去崔相相親交朋蒙恩被德職司權路不利後事雖被賊掠皆我開門迎賊所致執作同情何辭以辯

湯本無食字折開湯本作折

大石調伊州袞佛堂裏諸僧盡商議開門欲迎賊於中監寺道不可對眾說及仔細亂軍賊黨儻或擄了鶯鶯怎的備朝野所知滿寺裏僧人索歸逝水○太師言道如何是諸亂軍屯門首不能戰敵眾中個和尚厲聲高叫如雷道太師休怕眾僧三百餘人只管絮聒地空有身材枉吃了饅頭沒見識

尾把破設設地偏衫揭將起手提着戒刀三尺道我待與群賊做頭抵

這和尚是誰乃是法聰也聰本陝右蕃部之後少好弓劍喜游獵常潛入蕃國盜掠為事武而有勇一旦父母淪亡悟世路浮薄出家於此寺大丈夫之志決矣既遇今之亂安忍坐視非仁者之用心也願得寺僧有勇敢共力破賊易如振稿自斷眾止一二作亂餘必脅從見目前之利忘返掌之實我若敷陳利害必使逆徒不能奮武作威自令奔潰

仙呂調繡帶兒。不會看經。不會禮懺。不清不淨。只有天來大膽。一雙垂眼。果是殺人不斬。自受了佛家戒。手中鐵棒。經年不磨。被塵暗。腰間戒刀。是舊時斬虎誅龍劍。一從殺害的衆生。懸掛於壁上。久不曾拈。○頑羊角。靶盡塵緘。生澁了雪刃霜尖。高呼僧行。有誰隨俺。但請無慮。不管有分毫失賺。心口自思念。戒刀舉今日開齋。鐵棒有打鑿。立於廊下。其時遂把諸僧點。搗搜好漢。每兀誰敢。待要斬賊降衆。大喊故是不險。

尾開門但助我一聲喊。戒刀舉把群賊來斬。送齋時做一頓饅

頭餛

殺人肝膽翻為濟衆之心。落草英雄反作破賊之勇。聰大呼曰。上為教門。下為僧衆。當此之時。各當勉力。有敢助我退賊

者。出於堂右。須臾堂下近三百人。各持白棒戒刀。相應曰。頭從和尚決死。

雙調文如錦。細端詳。見法聰生得搗搜相。刁厥精神。曉蹊模樣。牛脚濶。虎腰長。帶三尺戒刀。提一條鐵棒。一疋戰馬似敲了牙的活象。偏能軟纏。只不披着介冑。八尺堂堂。好雄強。似出家的了路。削了髮的金剛。從者諸人二百餘。一個個器械不類尋常。生得眼腦。既樞人材。猛浪。或拿着切菜刀。幹麵杖。把法鼓。搗得鳴。打得齋鍾響。着綾幡做甲。把鉢盂做頭盔。戴着頂上。幾個鬚頭的行者。着鐵褐直掇。走離僧房。騁無量道。俺咱情願。苦戰沙場。

尾這每取經後不肯隨三藏。肩擔着掃帚藤杖。簇捧着個殺人

和尚。

執事者不及囑諭小心聰已率衆至門見賊勢大不可立退下馬登樓敷陳利害以駭衆心

般涉調沁園春鐵戟侵空綉旗映日遍滿四郊捧一負驍將陣前立馬披烏油鎧甲紅錦征袍鼻偃唇軒眉籠眼大擔一柄截頭古鉸刀如神道更胸高脚濶膀大臀腰○雄豪舉止輕驍馬上斜刀把寶鏗挑觀來手下諸軍校英雄怎盡個儻難描或短或長或肥或瘦一個個精神沒包彈掂詳了縱六千來不到半萬來其高

墻頭卷寺方五里衆軍都圍繞整整齊齊盡擺擗三停來繫青布行纒折半着黃紬絮襖○鼔鼔的鼓響畫角聲繚繞獵獵征

疑湯本作定

按格常脫一字

併湯本作併

與湯本作敵

旗似火飄催軍的聒地轟聲納喊的揭天唱叫○一時間怎堵當從來固濟得牢墻堅若石壘鐵裹山門破後破待蹉踏怎地蹉踏待併吊如何併吊

柘枝令板鋼斧劈群刀砍一地裏熱鬧和鐸那法聰和尚對將軍下情陪告○念本寺裡別無寶貝弊院又沒糧草將軍手下有許多兵怎地停泊

長壽仙袞朝廷咫尺不曉定知道多應遣軍定把賢每征討不當穩便恁時悔也應遲賢家試自心量度○那賊將聞斯語心生怒惡打脊的髡囚怎敢把爺違拗俺又本無心把你僧家混耗甚甚唇兒故來相惱

急曲子又不待奪賢寺宇。又不待要賢金寶。眾軍饑困權停待。甚堅把山門閉着。眾僧其間只有你做虎豹。叨叨地把爺凌虐。尾你要截了手。打破腦。雙割了耳。臊牢縛了脚。倒吊着山門上。瞧到老。

聰曰。公等息怒。願一一從命。且公等幾千人。與將軍安置飲食。敢告公等。少退百步。使眾徐行。不至喧爭甚幸。將軍曰。爾既許我。吾不從命。非也。於是軍退百步。聽已下樓上馬。

黃鍾調喜遷鶯。纏令賊軍聞語。約退三二百步。下了長關。徹了大鏢。兩扇門開處。那法聰呼從者。你但隨吾喊得一聲。撲碌碌地離了寺門。不曾見恁地蹺蹊隊伍。○盡是沒意頭搗搜男女。覷賊軍約半萬如無物。那法聰橫着鐵棒。厲聲高呼。叛國賊請

疏誤湯本
誤疏

個出馬決勝負。不消得埋杆豎柱。

四門子國家又不曾把賢每虧負。試自心寄腹。衣糧俸祿是吾皇物。恁咱有福。好乾好羞。方今太平征戰。又無好乾好羞。你做得無功受祿。○不幸蒲州太守渾瑊卒。你便欺民叛國。劫人財產。行龕魯。更蹉踏人寺宇。好乾好羞。饅頭待要俺不與。好乾好羞。待留着喂驢。

柳葉兒。辭如蹉踏俺寺家門戶。不如守着。你娘墳墓。俺也不是。厮虎孩兒。每早早地伏輸。

尾。好也好。教你回去。弱也弱。教你回去。待不回去。只消我這六十斤鐵棒。苦。

聰囉馬大呼軍中掌領相見一將出為聰曰汝為佛弟子當念經持戒如何出麓惡聰曰公等身克卒伍忝預軍官且國家養爾本欲安邊是以月終給粟歲季支衣四時無凍餒之憂數口享富安之慶豈以一時失統忘國重恩大掠良民敢殘上郡朝廷咫尺旦夕必知命將統兵片時可至汝等作沙場之血汝族為叛國之囚族滅身亡有財何益公等宜熟計之賊將突馬出曰爾不為我備食何說我眾

大石調玉翼蟬賊頭領聞此語佛也應煩惱嚼碎狼牙睜察大小眾孩兒曹取我教着只助我一聲喊只一合活把髡徒搥眾軍聞言鼙鼓擂戰鼓滴流流地雜彩旗搖○連天地叫殺不住齊吹画角愁雲閉日殺氣連霄遂呼和尚休要狂獍等待着緊搭着鐵棒牢坐着鞍轡想着西方極樂見得十分是命天畧等我仁事與賢家一萬刀

尾掩耳不及如飛到馬蹄踐碎霞一道見和尚鼻凹上大刀落

只聽淋吉丁地一聲和尚性命如何

大石調伊州袞纏令陰風惡戈甲遍荒郊殺氣黯青霄六軍發喊旗前二馬相交法聰和尚手中鐵棒眉齊快賭當咕叮地一聲架過截頭古定刀○馬如龍人如虎鐵棒輪鋼刀舉各按六韜這一回須定個誰強誰弱三合以上賊徒氣力難迭怎賭當辯得個架格遮截欲勝那僧人破上破

紅羅襖苦苦的與他當強強地與他熬似狡兔逢鷹鼠見猫待伊揣幾合贏此方便便宜厮號欲待望本陣裏逃生見一騎馬俏如飛到撚一柄丈二長槍騁龕豪粧就十分惡○和尚果雄

驍兵法。驟曾學。擗過鋼鎗刀。又早落。不緊不荒。不驚不怕。不忙不暴。不惟眼辯與身輕。那更馬疾手妙。盤得兩個氣。一侶攔掇欲逋逃。又恐怕諸軍笑。
尾把不定心中拘拘地跳。眼睁得七角八角。兩個將軍近不得脚。

六條臂膊於中使鐵棒的偏強三個英雄開囊戴頭盔的先歇使刀的對壘使槍的好聞

正宮文序子纔歇罷。重披掛。何曾打話。不問個是和非。觀僧人便扎。輕閃過。捺住獅蠻。恨心不捨。用平生勇力。抱入懷來。鞍轡上一納。○聽得叫一聲苦。連衣甲頭攏得掉下。柰何使刀的人困馬乏。欲待掙揣些。英雄不如起撒。何曾敢與他和尚爭鋒望。

着直南下便逃。

甘草子。怎拿架。怎拿架。法聰觀了。勃騰騰地無明發。彷彿趕相遮。叫聲如雷炸。和尚何曾動着子。喝一聲。那時詭煞。賊陣裏兒郎。懣眼不扎。道這秃厮好交加。

尾。怎禁那和尚高聲罵。打脊賊徒。每怎敢反國家。怕更有當風的快出馬。

綉旗開隊。臨風散幾百里朝霞。戰鼓助威。從地湧一千個霹靂。直惱得這個將軍出馬。是誰是誰。

仙呂調點絳唇。這個將軍。英雄名姓。非批批。嫌小官不做。欲把山河取。○狀貌雄雄。人見森森地。懼法聰觀。恐這人臉上常帶着十分怒。

台台令生得鄧虜淪敵着大肚眼三角鼻大唇龐額濶頰寬眉
卓豎一部赤髭鬚也麼台台

風吹荷葉雲雁征袍金縷狼皮戰靴抹綠磊浪身材宜結束紅
彪彪地戴一頂紗巾密砌着珍珠

醉奚婆甲掛兩副雄烈超今古力敵萬夫綽名喚孫飛虎

尾帶一枝鐵胎弩派內插着百雙鋼箭擔一柄簸箕來大開山
斧

遠來壓路贏人不意棋逢對手

般涉調麻婆子飛虎是真英烈法聰是大丈夫飛虎又能征戰
法聰甚是英武飛虎專心取寺宇法聰本意破賊徒法聰有降

破湯本作砍

賊策飛虎有叛國圖○法聰使一條鑲鐵棒飛虎使一柄板鋼
斧恨不得一斧破了和尚恨不得一棒待搦殺飛虎不道飛虎
慣相持思量飛虎怎當賭法聰尋贏便飛虎覓走路

湯本作此尾

尾法聰贏飛虎輸法聰不合趕將去飛虎扳番覷鏗弩

那法聰喚做真實取勝怎知是飛虎佯敗把夾鋼斧擡在戰
鞍中靴入鏗板番龍筋弩安上一點油搵番銅牙利會百步
風裏穿楊教七
尺來僧人怎認

正宮文序子將軍敗有梳變不合追趕趕上落便宜輸他方便
斜挑金鏗那身十分得便一聲霹靂弩箭離絃渾如飛電○法
聰早當此際遙遙地望見果是會相持能征慣戰不荒不緊不
忙果手疾眼辯揜着寶勒側坐着鞍鞦吃地勒住戰驃

尾剔團團的睜察殺人眼。嗔忿忿地斜橫着打將鞭。咭叮地拈折點鋼箭。

鐵鞭舉大蟒騰空。鏗箭折流星落地。賊衆大駭。飛虎謂衆曰：僧無甲，不可以短兵接戰。可以長兵敵。如僧再追，汝必齊發。謂衆曰：汝等退而保寺，我當衝陣而出。自有長策。

中呂調喬投蛇和尚定睛睜見賊軍兵衆多。郊外列干戈。威風大垓前馬上。一個將軍坐。肩擔着鐵斧來也麼。一個越添忿怒精神惡。○征戰驟儂儂。把法聰來來便砍。斫又砍不着。法聰出地過。誰人比得他驍果。禁持得飛席心膽破。手親眼便難擒捉。尾賊軍覷了頻相度。打脊的鬚。後恁恁麼。措手不及早攙過我。
麓豪和尚。單身鏖戰。勇如九里山混瑛。西楚王。獨自征敵。猛似毛驪。周刺良美髯公。全然不顧殘生。走在飛席軍內。

仙呂調一斛叉亂軍雖然衆。望見僧人忽地開。有若山中羊逢虎。恰似獸逢豺。弓弩如何近傍。鐵棒渾如遮箭牌。馬過處連天叫苦。血污濺塵埃。半個時辰突圍透。和尚英雄果壯哉。上至頂門紅。風事急恁生。挨粧就箇曜州和尚撞着。搗搜孟秀才。不合道渾如那話。初出產門來。

縱聽獨力不加。走出陣去。賊兵把寺圍了。孫飛虎隔門大叫。我第一待交兵。卒吃頓飯食。第二知崔相夫人家眷在此。來取鶯鶯與我。大兵便退。不與我目下。有災人報崔氏子母。說煞鶯鶯。

大石調王翼蟬衝軍陣鞭駿馬。一徑地西南上迓。更不尋思手下。衆僧行身邊。又無衣甲。怎禁他諸賊黨着弓箭射。爭敢停時。雲衆僧三百餘人。比及扣寺門。十停兒死了七八。○幾個叅頭。

行者着箭後即時坐化。頭陀中劍血污了袈裟。幾個誦經五戒。是佛力扶持後馬踐殺一個。走不迭和尚被小校活拏。說得臉兒來。渾如蠟灌。幾般來害怕。綉旗底飛馬道驅來詢問。咱尾欲待揪掉沒頭髮。扯住那半扇雲衲。屹搭搭地直驅來馬直下。

飛馬問曰。我求一飯。汝輩拒我。僧曰。太師欲邀將軍會食。執事者論及前相國崔公靈柩在寺。公有女鶯鶯。艷絕一時。恐公等擄去。奈公之親舊。權重朝野。致患在他時。飛馬笑曰。遠來法聰。所言真有鶯鶯。我等河橋將丁文雅。好色嗜酒之外。百事不能動其情。我若使鶯鶯靚粧艷服。獻之文雅。必大悅。可連師據蒲。雖朝廷與兵莫我禦矣。

正宮甘草子纏令。聽說破。聽說破。把黃髯撚定。徹放眉間鎖。遂喚幾個小僂儸。傳令眾攏掇。○隔着山門厲聲叫。滿寺裡僧人

聽呵。隨俺後抽兵便回去。不隨後恁須識我。

脫布衫。得鶯鶯後便退干戈。不得後目前生禍。不共你搥嘴掉舌。不共你鬪爭開合。

尾寺墻兒便是純錫裹。更一個時辰打不破。屯着山門便點火。

僧眾聞之大駭。法本領被傷者。行來見夫人。說及賊事。夫人聞語。仆地。說倒紅娘與鶯鶯。連救多時。稍甦。鶯泣曰。且以相公靈柩為念。鶯鶯乞從亂軍。一身被辱。上救夫人。殘年下解寺。灾活。眾僧之命。愿不以女子一身見辱。而誤眾人。

道宮解紅驀聞人道。森森地說得魂離殼。全家眷愛多應是四分五落。先人化去。不幸斯間遭賊盜。思量了兄弟歡郎忒年紀。小隔門又聽得賊徒叫。指呼着鶯鶯是他待要。心頭俏如千刀攪。孤孀子母沒處投告。○心下徘徊自籌度。只除會聖一命難。

逝。尋思到底多應被他誅勦。我隨強寇年老婆娑。有誰倚靠。添煩惱。地濶天寬。沒處着。到此怎惜我貞共孝。多被賊人控持了。有些兒事體。夫人表。若惜奴一個。有大禍三條。

尾第一我母親難再保。第二諸僧都索命天。第三把兇率般的

伽藍枉火內燒。

夫人泣曰。母禮至愛。母情至親。汝若後賊。我生何益。吾今六十。死不為天。所痛鶯鶯幼年。未得從夫。孤亡蕭寺。言訖放聲

大動。

大石調還京樂。是時鶯鶯孤孀母子。抱頭哭泣。號咷放聲不住。哭得他衆僧心焦。思量這回子母不能保。待覓個身亡命天。又恐賊軍不知。縷細葫蘆。提把寺院焚燒。我還取次隨賊寇。怕後

歌湯本作所

肖湯本作肯

人知道這一場污名不小。做下千年恥笑。辱累煞我相公先考。○我尋思這事體怎生是着。夫人與太師議論。評度煩惱。皆前僧行一謎地。向前哀告。擎拳合掌。要奴獻與賊盜。指約不住。一地裏開護鐸。除死後一場足了。欲要亂軍。不生怒惡。您獻與妾身屍殼。儘教他陣前亂刀萬砍。假如死也名全貞孝。

尾覷着皆址。恰待褰衣跣。衆人都說得呆了。見皆下一人拍手笑。

法聰施武。寺中難可退賊兵。不肖用謀。破盡許多強寇。衆鶯鶯褰衣。望皆下欲跣。被夫人與紅娘扯住。忽聽皆下一人大笑。衆人皆覷笑者是誰。

黃鍾宮快活爾纏令子母正是愁。大衆情無那。忽聞得一人語

言稱將賊盜捉。一齊觀瞻。見個書生。出離人叢。生得面顏相類。有誰過。○年紀二十餘身。品五尺大。踈眉更目秀。鼻直齒能粗。唇若塗朱。臉似銀盤。清秀的容儀。比得潘安宋玉醜惡。出隊子。却認得是張生僧人。把他衣扯着。低言俏語喚哥哥。又不比書房裏閑吟課。你須見賊軍排列着。○賢不是九伯與風。魔世言了。怎改抹。見法聰臨陣。恁比合。與飛席衝軍惡戰討也。獨力難加他走却。

柳葉兒。你肌骨似美人般軟弱。與刀後恁生掄摩。氣力又無些。個與疋馬看恁乘坐。○春筍般指頭兒十個。與張弓恁發金鑿。覷你人品兒。短孺與副甲恁地披着。

尾。你把筆尚猶力弱。伊言欲退干戈。有的計對俺先道破。

笑者是誰是誰。眾再覷乃張珙也。生言曰。婦人女子。別無遠見。臨危惟是悲泣而已。寺僧游容。何愚之甚也。不能止此亂軍。坐定滅亡。儻用吾言。滅賊必矣。法本太師。仰知生間世之才。必有奇劃。可遇亂眾。法本就見生而囑曰。僧眾無脫禍之計。先生既有奇策。願除眾難。生笑曰。師等佛家弟子。豈不悟此。生者死之原。死者生之路。生死乃人之常理。向者佛祖亦須入滅。况佛書分明自說因果。如師等前生行惡於賊。今生固當冤報。何能苟免耶。若前生與賊無因。今世不為冤對。又何懼也。師曰。誠如是。但可惜寺門佛殿。廊廡。鐘鼓。經閣。計其營造。不啻百萬。一旦火舉。便為灰燼。願以功德為念。生愈笑曰。師坐講金剛經。豈不知骨肉皮毛。亦非已有。性者我也。身者捨也。若當來限盡之後。一性既往。四大狼籍。妻子雖親。不能從其去。金珠雖寶。不可挈而行。是何佛殿。鐘樓。欲為已有哉。師曰。我等說道。不計生死。不恤寺宇。所悲者。母子生離。故來上請。生曰。夫人與我無恩。崔相與我無舊。素不姓還。救之何益。僧曰。子不救。鶯即夫人。必不使鶯從賊。亂軍必怒。大舉兵來。先生奈何。生曰。我自脫身計。師當自畫。師又曰。子為儒者。行仁義之教。仁者愛人。惡所以害之者。固當除害。義者

湯本舉下有也

循理惡所以亂之者固當除亂。幼閨孀母皆欲就死。子坐而笑之。豈仁者愛人之意歟。且亂軍餘黨恣為暴虐。子視而弗誅。豈義者循理之意歟。古者叔段有不弟之惡。鄭伯可制而不制。黎侯有狄人之患。衛伯可救而不救。春秋譏之。先生有安人退軍之策。卷而懷之。責以春秋。未為得也。先生裁之。生又笑曰。師知其一。不知其二。聞諸夫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故君子惡其勇而無禮也。我雖負勇。他無所求。我何自舉。又曰。禮聞來學。未聞往教。是以君

子不屑就也

般涉調麻婆子太師頻頻勸先生好性撒。眾人都煩惱。偏你恁歡悅。君瑞聞言越地笑。吾師情性好佯呆。又不是儒書載分明。是聖教說。○有生必有死。無生亦無滅。生死人常理。何須恁怕恠。亂軍都來半萬餘。便做天蓬黑臉般。盡刁厥。但存得自家在。怎到得被虜劫。

種湯本作晉

尾不須騎戰馬。不須持寸鐵。不須對陣爭優劣。觀一觀教半萬賊兵化做硬血。

大師以生言語及夫人夫人曰誠如是夫人以禮見生泣而言曰

小石調花心動亂軍門外。要幼女鶯鶯。恁生結果。可憐自家母子孤孀。投托解元子個。張生聞語先陪笑。道相國夫人且坐。但放心。何須怕恠子麼。○不是咱家口大。畧使權術立退干戈。除却亂軍存得伽藍。免却眾僧灾禍。恁一行家眷。湏到三五十口大小。不教傷着一個。恁時節便住郊外人般待我。

免却却字湯本

夫人曰是何言也不以見薄為辭禍滅身安繼子為親云云生謂僧曰先令人傳報亂軍鶯鶯非敵他當辭母別靈理粧治服少頃即至願不見逼亂軍稍緩生曰亂軍不可以言說人眾不可以力爭但可威服師與夫人皆曰孰為有威者生曰

人莫敢犯湯本作
人莫犯之

死生下湯本有之字
滿湯本作蒲

逆亂湯本作亂
軍

吾一故人。以儒業進身。武勇治亂。內懷信義之心。外有威嚴之色。初典郡城。賊盜悉皆去境。再擢邊任。塞馬不敢嘶南。故知武備德脩。人歸軍仰。臨軍常跨雪白馬。人目之曰白馬將軍。姓杜名確。今守鎮蒲關。素得軍心。人莫敢犯。與僕為死生交。我有書藁。上呈夫人。其畧曰。辱游張珙書。上將軍帥府。倉惶之下。不備文章。慷慨之前。直陳利害。不幸渾太師薨于蒲郡。丁文雅失制河橋。兵亂軍叛。悉殘郡邑。滿川兵火。盈耳哀聲。生靈有懼死之憂。黎庶有倒懸之急。伏啟將軍。天姿神策。人仰洪威。有愛民治亂之謀。奮斬將破敵之勇。忍居住守。安振軍威。坐看亂軍。肆克暴惡。公如不起。孰拯斯危。稍緩師後。恐成大亂。公至則斬賊降眾。守郡安民。百里無虞。一方甦泰。詔書將下。必推退亂之功。旌旆不行。自受怯敵之過。今日賊兵見圍。普救陋儒。向計逃生。但願上狀郡國。下救寒生。垂死之餘。鵠觀來耗。再生之賜。皆荷恩光。辱游張珙再拜良契。將軍帥府
之下。

中呂調碧牡丹。纒令是須。任怕怖。請夫人放心無慮。亂軍雖眾。張珙看來無物。俺有個親知。只在蒲關住。與俺好相看。好相識。

好相與。○祖宗非此。此也。非是庶民白屋。不襲門蔭。應中賢良科舉。是杜如晦的重孫。英烈超宗祖。開六鈞弓。閱八陣法。讀五車書。

木魚兒。初間典郡城。一方賊盜沒。後臨邊地。職塞馬胡兒。不敢正觀。方今出鎮蒲關。掌着軍卒。普天下好漢果煞數着。有文有武。有權術。熟閑搶擗快弓弩。遮莫賊軍三萬垓。便是天蓬黑煞。見他應也伏輸。

鶻打兔。愛騎一疋白戰馬。如彪虎。使一柄大刀。冠絕今古。扶社稷。清寰宇。宰天下。安邦國。為主存忠。願削平禍亂。開疆展土。○自古有的英雄。這將軍皆不許壓着。一萬個孟賁。五千個呂布。

楚項籍蜀關羽。秦白起燕孫武。若比這個將軍。兵書戰策。索拜做師父。

尾文章賈馬豈是大儒。智畧孫龐是真下愚。英武笑韓彭不丈夫。

夫人曰。杜將軍誠一時名將。威令人伏。與君有舊。書至則必起。雄師立。殘諸惡。關城相去幾數十里。若候修書。師定見遲留。生曰。適於法。聰出戰之時。已持此書報杜將軍矣。請夫人太師待望于鍾樓之上。兵必至矣。

大石調吳音子。相國夫人怕伊不信自家說。請寬尊抱。是須休把兩眉結。倚着闌干。凝望時節。寺宇週迴。賊軍間列。稍寧貼。○堪傷處。見殺氣迷荒野。塵頭起處。遠觀一道陣雲斜。五百來兒。即一個個刁廝。似初下雲端來的。驅雷使者。

霞湯本作雲

尾甲溜晴郊似銀河。瀉。綉旗颭似彩霞。招拆管是白馬將軍到來也。

夫人後長歡容。大衆便生喜色。

越調鬪鶴鶉纏令。天昏昏兮陣雲四合。埽騰騰地塵頭。俏如柳絮。拷拷大隊精兵。轉過拽脚慢坡。六百來少半千來多。一心待把群賊立破。○一字陣分開。盡都擺擱。一個個精神。俏沒彈劫。三十的早年高六尺的早最。把業龍擒捉。猛虎倒拖。亂軍雖衆。望他怕他。

青山口嘶風的驕馬。弄風珂。雄雄軍勢惡。步兵卒子小。儂儂播。狼皮鼓篩動金鑼。森森排劍戟。密密列干戈。待破賊軍。解君憂。

與民除禍。○簇捧着個將軍狀貌雄雄古今沒兩個。把金鐙笑
踏寶鞍斜坐。腕下鐵鞭是水磨。脚背到恁來濶。身材恁來大。挾
矢負弧。甲掛熟銅袍披茜羅。

雪兒梅行軍計若通神。揮劍血成河。莫道是亂軍便是六丁黑
殺待子甚麼。○馬上笑呵呵。把賊眾欲平蹉。亂軍覩了道這爺
爺來也。咱怎生奈何。

尾馬額繫朱纓。榜棹來大一團火。肩上鋸刀。門扇來濶。人似金
剛馬似駱駝。孫飛虎說得來肩磨。魂魄離殼自摧挫。只管為這
一頓饅頭送了。我。

賊眾沒精神
飛席挫銳氣

般涉調。鬪頭花。白馬將軍手下五百來人。衣鐵一布地平原盡
擺列。覩一覩飛虎魂消。喝一聲群賊腦裂。○賊軍廝見道。咱性
命合休也。半萬餘人看恁者。又不敢賭個輸贏。又不敢爭個優
劣。○賊軍俏似兒來兵。俏似爺來兵。勢若龍害怕的賊軍。俏似
龍來兵。似五百個僧人。賊軍似六千個行者。
尾把那弓箭解刀斧撇。旌旗鞍馬都不藉。回頭來。覩着白馬將
軍。喝一聲爆雷也似。喏。

杜將軍曰。爾等以渾太師薨後。無人統制。丁文雅恣其酒色。稍失訓練。因為掠開。想無叛心。汝等父母妻子。皆處舊營。一忘國恩。悉皆誅戮。我今擁強出。兵振英武。殺爾無主亂軍。易如刈草。但恐其間有非叛者。吾實不忍。又曰。軍中不叛者。東向棄仗。坐甲。叛者。西向。作隊。以備死戰。言訖。軍中皆棄仗。向東坐甲。杜取孫飛虎斬之餘眾。悉免。張生與太師出寺。邀杜

杜與生兄弟禮畢執手入寺置酒於廊下以道契濶生曰君
今有功于國有義于朋友有恩于蒲民只在朝夕朝廷必當
重有封拜
即容上賀

仙呂調滿江紅相邀入寺滿寺裡僧人盡歡悅有義於知交有
恩於寺舍即時呈表聞帝闕功業見得凌煙閣上寫賞延後世
名傳萬劫不是降了羣賊後蒲州百姓幾時寧貼弟兄休作外
幾盞兒澹酒聊復致謝○白馬將軍飲了一杯道君瑞何須恁
般惻愀約退雜人把知心話說三巡酒外紅日斜白馬將軍離
坐起道先生勿罪小官索去也相送到山門外臨岐執手彼此
難捨更了一盃酒比及再回哥哥且略別

馬離普救搖金勒人望蒲關和甄歌生次日見太師曰昨日
亂軍至寺夫人禱我退賊之策願我繼親未審親事若何

高平調干飛樂念自家雖是個淺陋書生於夫人反有深恩是
他家先許了先許了免難後成親十分裏九分多應待聘與我
鶯鶯○細尋思此作事對面難陳師兄略暫聽聞既為佛弟子
須方便為門不合上煩托付你作個媒人

師笑許之曰先生少待小僧徑往師詣夫人院令人報夫人
出請師坐師乃勞問安慰夫人陳謝而已師徐曰張生義人
也當時獻退賊之策夫人面許繼親張生托貧僧敬問一耗
未審懿旨若何夫人曰張生之恩固不可忘方備蔬食當與
生面議師喜而退
以夫人語報生

高平調木蘭巷那法師忙賀喜道那每慇懃的請你待對面
議張生曰今朝正是個成婚日那家多應管準備那就親筵席
○又問道吾師那家裡做甚底買了幾十瓶法酒做了幾十分

道場本作見

茶食。法師笑道。休打砌。我道春了幾升陳米。煮下半瓮黃蘗。

生喜不自勝。整衣而待。

仙呂調戀香衾。梳裹箱兒裏取明鏡。把臉兒掙得光瑩。拂拭了

紗巾。要添風韻。寧地羅衫長打影。偏宜二色羅領。沈郎腰道與

絳條兒厮稱。○鈴口鞋兒樣兒整。僧靴襪兒活淨。扮了書閣裡

坐地不穩。鏡兒裡拈相了內心騁。窻兒外弄影兒行恨。日頭兒

不到正南時分。

尾痒如如把心不定。肚皮兒裡骨軋軋地雷鳴。眼懸懸地專盼

着人來請。

生更衣不作飯。專待來請。自早至晚不蒙人至。生曰。法本和尚何相戲我至此。夫人亦待我薄矣。

高平調木蘭巷。從自齋時等到日轉過。沒箇人做問。酪子裡忍

餓。侵晨等到合昏個。不曾湯個水米。便不餓損。早末。○果是咱

饑。變做渴。咽喉乾燥。肚兒裡如火。開門見法本。來叅賀。您那門

親事。議論的如何。

生作色曰。我平日待師不薄。師何薄我如此。師曰。不知我所。以薄公者。生曰。遠來囑師。問親師報我。以今日見請。自朝抵暮。殊不蒙召。非師薄我何。師曰。山僧過矣。夫人言。明日作排。非今日矣。生笑曰。兩句傳示。尚自踈脫。怎背誦華嚴經。呵。禿。吊師笑而去。生通宵不寐。須臾日色。清晨果見紅娘。歛衽道。夫人有請。

仙呂調賞花時。恰正張生悶轉加。驀見紅娘歡喜煞。叉手奉迎

他。連忙陪笑道。姐坐來麼。紅娘曰。夫人使來。怎敢。○相國夫人

教邀足下。是必休教推避的。多謝解元呵。張生道。依命。我有分

紅娘下九字
六白文在內

見那冤家。

尾不圖酒食不圖茶。夫人請我別無話。孩兒管教俺兩口兒就親吵。

紅娘笑而去。

雙調惜奴驕。絕早侵晨早與他忙梳裹。不尋思虛脾真個你試尋思秀才家平生餓無那。空倚着門兒嚙唾。○去了紅娘會聖肯書幃裡坐。坐不定一地裡薦麼。觀着日頭兒暫時間齋時過殺剝。又不成紅娘登我。

生正疑惑間紅娘再至。生與俱往見夫人。

雙調惜奴驕。再見紅娘五臟神兒都歡喜。請來後何曾推避。逐

定紅娘見夫人忙施禮道。前日想娘娘可來驚悸。○相國夫人謹陪奉張君瑞道。輒敢便屈邀先輩。子母孤孀又無個別準備。可憐客寄。願先生高情勿罪。

命生坐。茶訖。生起致辭曰。前者兒人掩至。驚擾尊懷。且喜雅候無恙。夫人稱謝。邀生坐。命進酒來。

仙呂調賞花時。體面都輸富貴家。客館先來擗掠得雅。鋪設得更奢華。簾垂繡額。芸閣小窗紗。○尺半來厚。蒼茵鋪矮榻。百和奇香添寶島。飲膳味偏佳。一托頭的侍婢。盡是十五六女孩兒家。

尾輕敲檀板送流霞。壁間簇吊兒是名人畫如法。膽瓶兒裡惟浸幾枝花。

生自思之鶯
鶯必為我有

黃鍾調侍香金童不須把定不在通媒媾百媚鶯鶯應入手鄭
氏起來方勸酒張生急起避席祇候○一門親事十分指望看
九不隄防夫人情性搗將下臉兒來不害羞欺心叢裡做淨個
魁首

尾把山海似深恩掉在腦後轉關兒便是舌頭許了的話兒都
不應口

道甚的來夫人謂生曰妾之孤嫠夫亡提携幼稚不幸屬師
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忘其恩哉
乃命弱子
歡郎出拜

大石調紅羅襖酒行到數巡外君瑞恩情試想自家倒大采百

媚的冤家風流的姐姐有分同諧紅娘滿捧金卮夫人道個無
休外想當日厚義深恩若山海怎敢是常人般待○低語使紅
娘叫取我兒來須臾至髻角兒如鴉頭緒兒白穿一領紬衫不
長不短不寬不窄繫一條水運條兒穿一對兒淺面鈴口僧鞋
都不到怎大小身材暢好台孩舉止沒俗態

尾怎不教夫人珍珠兒般愛居中中地行近前來依次第觀着
張生大人般拜

夫人指生曰當以仁兄禮奉歡郎拜生不受夫人令婢邀坐
受拜生自念之歡郎鶯之弟也我不與鶯繼親禮而得兄事
何濟似
有愠色

仙呂調樂神令君瑞心頭怒發怎得來七上八下煩惱身心怎

按納誦。薦薦地。酩子裡罵。○夫人可來夾。袂劉強與張生說話。道禮數不周。休恠呵。教我女兒見哥哥。咱。

夫人令紅娘命鶯鶯出拜爾兄。父之鶯辭以疾。夫人怒曰。張生保爾之命。不然爾虜矣。不能報恩。以禮能復嫌疑乎。又久之。方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然而頰色動人。

黃鍾宮出隊子。滴滴風流。做為嬌更柔。見人無語。但回眸。料得娘行不自由。眉上新愁。壓舊愁。○天天悶得。人來。鼓把深恩。都變做仇。比及相面待追依。見了依前還又休。是背面相思對面羞。

尾恠得新來可啣。折倒得個臉兒清瘦。瘦即瘦。比舊時越模樣兒好否。

當初救難。報恩望佳麗。結絲繭。及至免危。答賀教玉容為姊妹。此時張生筵上無語。情懷似醉。偷目覷鶯。妍態迥別。

南呂宮瑤臺月。冤家為何。近日精神直恁的消磨。渾如睡起尚古子不曾梳裹。杏腮淺澹。羞勻綠髮。瓏瓏斜睨。眉兒細凝翠娥。眼兒媚剪秋波。嬌多。想天真不許。胭脂點污。○謾言。天上有姮娥。笑人間。應沒兩個朱唇一點。小顆顆似櫻桃。初破。龐兒宜笑。宜嗔。身分兒宜行宜坐。腰兒細。偏孌娜。弓脚小繡鞋兒。是紅羅輕挪。伽伽地拜。百般的軟和。

三煞。等得夫人眼兒落。斜着淚老兒不住。暖是他家。佯不飲人。都只被你個可憎姐姐。引得眼。心亂。俏似風魔。○酒入愁腸。醉顏醺。料自家沒分消他。想昨來。枉了身心。初間喚做。得為夫。

嬾誰知今日却喚俺做哥哥。○是俺失所笑謾摧挫。被這個積世的老虔婆講過我。

如何見得。有鶯鶯本傳歌為証。歌曰。此昔潘郎未相識。偶住蓮館對南北。潛嘆恹恹阿母心。為求白馬將軍力。明明飛詔五雲下。將選金門兵。悉罷阿母深居雞犬安。八珍玉食。邀郎餐。干言萬語對生。意小女初笄為姊妹。鶯拜畢。因坐于鄭家。凝睇然絕。若不勝情。生目之。不知所措。

商調玉抱肚沒留沒亂不言不語儘夫人問當夫人說話不應

一句酒來後滿盞家沒命飲。面磨羅地甚情緒。吃着下酒沒滋味似泥土。自心竇腹鶯鶯指望同鴛侶。誰知道打脊老嫗許不與。○可憎的臉兒堪捻塑。梅粧淺淺宜澹注。唱呵好風風韻韻。捻捻膩膩濟濟楚楚。鶻鶻的淥老兒說不盡的搶儘人勞攘把。

我不覩咫尺半如天邊謾長吁。柰何夫人間阻苦煞人也。天不

管剛待揀了。爭柰煞腸肚。尾婁婆娘兒好心毒。把如休教請俺去。及至請得我這裏來。却教我眼受苦。

生因問鶯鶯夫人曰。十七歲矣。生徐以辭道。鶯宛不蒙對。生彷徨愛慕而已。欲結良姻。未獲奇便。因乘酒自媒云。小生雖處窮途。祖父皆登仕版。兩典大都。再掌絲綸。某弟某兄。各司要職。惟琪未伸表薦。流落四方。自七歲從學。于今十七年矣。十三學禮。十五學春秋。十六學詩書。前後五十餘萬言。置于胸中。二九涉獵諸子。至于禪律之說。無不著于心矣。後擬古而作相材時務內策。仗此決巍科。取青紫。亦不後于人矣。不幸尚書捐館。數年置功名於度外。乃躬祭祀于墓側。生事姑。墓之禮于今畢矣。今日蒙聖天子下詔。乃丈夫富資之秋。姑待來年必期中鵠。願不以自陳見責者。東方朔求見武帝。尚自媒書時異事同。吾不讓矣。今日旅食蕭寺。邂逅相遇。特叙親禮者。不自序行藏。夫人焉知終始。今因酒便。浪發狂詞。無

罪無罪夫人曰先生之言信不誣矣然尚困布衣必關諸命
生曰若承家蔭踐仕途久矣柰非本心丈夫隱則傲世起則
衝天况遇明時簡閱然鶯鶯方年十
七未結良姻敢問夫人願聞所以

仙呂調樂神令張生因而下淚以跪說道不合問個小娘子年

紀相國夫人道十七歲張生道因甚沒佳配○夫人可來積世

瞧破張生深意使些兒譬似閑掩見識着衫子袖兒淹淚

若湯本作走

夫人泣下徐而言曰先生之言深會雅意鶯鶯女子容質粗
陋如若委身是下其幸有三一則謾塞重恩二則身有所托
三則佳人得配才子妾甚願也言未已生起謝曰無狀監子
敢繼良姻夫人急起謂生曰先相公秉政朝省妾兄鄭相幼
子恒年今二十鄭相以親見屬故相不獲已以鶯許之恒鶯
方及嫁相公逝去故未得成親若非故相先許鄭相必以鶯
妻君以應平生之舉

仙呂調醜醜香山會那張生聞說罷喏喏地告退夫人請是必

終席張生不免放身坐地便是醜醜甘露酒怎再吃○不語不
言聞着酒只推磕睡枉了降賊見識不正着頭避着通紅了面
皮筵席上軟攤了半壁

鶯鶯見生敷揚已志竊慕
於已心雖匪石不無一動

雙調月上海棠張生果有孤高節許多心事向誰說眼底送情
來爭柰母親嚴切空沒亂愁把眉峰暗結○多情彼此難割捨
都緣只是自家孽席上正諠譁不覺玉人低起鶯道休勸酒我
張生哥哥醉也

鶯謂夫人曰兄似不任酒力生開目視鶯微笑夫人曰本欲
終席先生似倦于酒令紅娘扶生歸館生亦不答而去至舍
生取金釵一隻以饋紅娘紅娘驚謂生曰妾奉夫人懿旨送
先生歸館是何以物見賜窺先生有意于鶯不能通懇慙欲

因妾以叙意不然何賜之厚生曰慧執紅娘之間吾實有是心娘子侍鶯左右但欲假你一言申予肺腑如萬一有成不忘厚德紅娘笑曰鶯鶯幼從慈母之教貞順自保雖尊親不可以非語犯下人之謀固難入矣

仙呂調賞花時酒入愁腸悶轉多百計千方沒奈何都為那人呵知他你姐姐知我此情麼○眼底閑愁沒處着多謝紅娘見察我與你試評度這一門親事全在你成合

尾些兒禮物莫嫌薄待成親後再有別酌賀奴哥託付你方便
爭個

紅娘曰先生醉矣竟不受金忿然奔去生不勝怏怏况是無聊又聞夜雨

中呂調棹孤舟纏令不以功名為念五經三史何曾想為鶯娘近來粧就個醜浮浪也囉老夫人做事搗搜相做個老人家說

謊白甚鋪謀退群賊到今日方知是枉也囉一陌兒來直恁地難偃傍死冤家無分同羅幌也囉待不思量又早隔着窻兒望羸得眼狂心痒痒百千般悶和愁盡總撮在眉尖上也囉

雙聲疊韻燭熒煌夜未央轉轉添惆悵枕又閑衾又涼睡不着如翻掌謾嘆息謾悵快謾道不想怎不想空羸得肚皮兒裡勞攘○淚汪汪昨夜甚短今夜甚長挨幾時東方亮情似癡心似狂這煩惱如何向待樣下又瞻仰道忘了是口強難割捨我兒模樣

迎仙客宜淡玉稱梅粧一個臉兒堪供養做為掙百事鎗只少天衣便是捻塑來的觀音像○除夢裡曾到他行燒盡獸爐百

和香鼠窺燈。偎着矮牀。一個孽相的娥兒。遠定那燈兒來往。

尾浙零零的夜雨兒。擊破窓窓兒。破處風吹着。忒飄飄的響。不許愁人不斷腸。

早是夢魂成不得。濕風吹雨入疎櫺。異日紅娘復至。曰夫人致意先生。經夜又候清勝。昨日酒不終席。先生不罪多幸。生謝曰。不才小子。過蒙腆餉。然昨者克賊叩門。夫人以親見許。以酒食饋我。令鶯娘以兄禮待。薄我何多。今當西歸長安。與夫人絕矣。

大石調洞仙歌。當初遭難與俺成親事。及至如今放二四。把如合下休許咱家。你恁地我離了他家門。便是。○不如歸去。却往京師。見你姐姐夫人俱傳示。你咱說謊。我着甚痴心。沒去就白甚。只管久淹蕭寺。道得一聲好將息。早收拾琴囊打疊文字。

雙調御街行。張生欲去心將碎。却往京師裏。收拾琴劍背書囊。道保重紅娘將息。紅娘覷了。高聲道。君瑞先生喜。○思量此事。非人加。也是闕天地。這書房裡。往日燕曾來。不曾見這般物事。只因此物。不須歸去。你有分學連理。

紅娘曰。妾不忍先生悽愴。謾為言之。世之好惠。乃知人之本情。順之則合。逆之則離。將有所謀。必有所好。今有一策。可使鶯啟門。就此願。不以愚賤之言。見棄生曰。我思面鶯之計。誓竭思窮。尚不可得。今娘子有屈鶯。就見之策。敢不聽命。雖赴湯火。亦願為之。乞賜一言。以慰愁苦。紅娘曰。鶯鶯稍習音律。酷好琴阮。今見先生囊琴一張。想留心積有日矣。如果能之。鶯鶯就見之策。盡在此矣。生聞之。捧腹而笑。

仙呂調戀香衾。是日張生正鬱悶。聞言點頭微哂。道九百孩兒。休把人厮啐。你甚胡來。我怎信。紅娘道。先輩停頭。只因此物有。

分成親。○婦女知音的從古少知音的止有個文君着一萬個文君怎比鶯鶯多慧多嬌性靈變平生可喜秦箏若論彈琴譬阮前後絕倫

尾等閑要相見見無門着何意思得成秦晉不須把定這七絃琴便是大媒人

紅娘曰如先生深夜作兩三弄鶯聞必至妾當從行如聞聲款乃鶯至矣願先生變雅操為和聲以辭挑之事必諧矣鶯亦善賦者恐因此而得成先生裁之但恐先生不能耳生曰吾雖不才亦善于此

平西十月霜雁讀一過

新刊合併董解元西廂記卷上

長沙王氏灑齋藏

卷之二